





竹堂文類

卷四

福建鄉試錄序

張氏四書集解序

三國志辨微序

吳嬾菴經史論序

經史管窺序

墨海金壺序

關聖帝君聖跡圖志序

孝行錄序

丹陽石氏宗譜序

姑蘇石氏宗譜序

清河家乘序

獨學廬初稿自序

嶺西雜錄序

沈氏莫學序

幼學翼序

林和靖詩序

明王忠文公集序

明周忠介公文集序

周介生文集序

素文箋正序

煮石山房集序

謝東墅先生食味雜詠序

六書正說序

養雲樓詩序

索餘集序

蘭谷詩鈔序

無町畦詩集序

潘古堂詩序

三十六峰草堂詩序

趙開仲乳初軒詩序

沈氏群峰集序

吳耦棠道易集序

遂高堂詩集序

二波軒詩序

孫淵如詩序

彭瑤圃侍御詩序

顧德草詩序

王芥山詩序

董午橋遺草序

戊戌吟草序

醉鄰仙館詩序

養默山房詩序

卷勺彙編序

借秋亭試帖序

明八家文選序

以下未刻

潘公輔區田說序

韓聽秋詩序

尚友堂詩鈔序

廣居樓詩集序

宋觀察年譜序

汪允莊詩鈔序

憶秋館詩序

隨園尺牘序

阿育王傳序

江鉄君制義序

吳郡文編序

顧氏賜硯齋叢書序

画史彙傳序  
尚友畝贊序

福建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五十七年。歲在壬子。是歲當大比。天下  
士。儀曹循故事。以次上請。臣與兵部主事臣蔣師煥  
奉

命典閩試。伏念臣以三吳下士。學殖蕪陋。仰荷

聖主鴻慈。擢自稠人之中。置諸多士之上。備位詞垣。

居業芸館。釋褐甫二載。重邀

恩簡。校士於閩。臣自顧菲才。唯隕越。是懼其敢弗恪。

其敢弗慎。爰戒裝載塗。閱六旬而達其省。監臨提調

以下大小諸臣。規畫庶務。悉劾有嚴。及期進學。臣所

錄士七千四百八十人。扁門而三試之。臣與臣師燭  
率同考各官。矢公矢慎。殫心校閱。凡二十餘晝夜。錄  
士如額。拔其尤者。刻文為試錄。臣董厥事。例得有言  
以引其端。竊惟梁劉勰之論文也。始明原道。次述宗  
經。誠以文章者。載道之奧區。闡經之隆軌也。學者原  
道心以敷章。宗經術以析理。斯其言有倫有序。可以  
潤鴻業而暢元風。故韓愈以士不通經為不足用。而  
其文則靳至於古之立言。歐陽修謂道不足則文不  
能縱橫高下。皆如意也。今闕為東南秀靈之區。濂洛  
餘緒。寔傳斯土。鸞湖鹿洞。前嶽未墜。諸生沐浴。

聖化。執簡懷鉛。尋儒先之緒。而求聖學之傳者。匪一  
朝夕矣。宜乎發為文章。約六經之旨。折衷於聖人。以  
求其是。矧逢我

皇上典學崇文。表章經術。近年

允在廷之請。分經試士。詩書易禮。次第而舉。今歲則  
值春秋試士之期。凡五經之試。於是乎周。而諸生亦  
無不卒業者矣。思惟五經之義。彼此貫通。讀詩可以  
通於書。讀書可以通於易。讀易可以通於禮。而春秋  
一經。聖人手為筆削。其義尤精。其體尤該。蓋婉言成  
章。風人之旨也。屬辭比事。博史之遺也。徵五行考四

特犧文之秘文也。述天道明人事，曲臺之大訓也。諸生肄業及此，講明而切究之，蔚乎為言，將見其詞文其旨約，必有合聖人立言之意者。况乎鄉舉里選者，拜獻之先資也。服官行政，實始基焉。明乎此，則守經知宜，達變知權，在今日讀書，有稽古之榮，至他日明經為致用之本，必有能翊贊我皇猷以為

大朝無疆之休者，豈非

聖主作人，雅化有以致之乎。臣奉職柱下，寔任采風，竊念修於家而獻於廷，士之責也。導揚休美，宣上德

而達下情，臣之職也。敬抒管見，颺言簡端，是役也。監

臨官則福建巡撫，臣浦霖提調官則布政使司伊轍

布都轉鹽運使司，臣孫思庭監試官則按察使司，臣

戚蓼生分巡延建道，臣牆見羹漳州府南勝同知，臣

李振文同考官則泉州府蚶江通判，臣九保長樂縣

知縣，臣吳大勳連江縣知縣，臣楊嘉材古田縣知縣

，臣塔倫岱閩清縣知縣，臣吳慕曾永福縣知縣，臣李

堂順昌縣知縣，臣王彬建寧縣知縣，臣吳尊盤泰寧

縣知縣，臣楊全蘊福鼎縣知縣，臣潘本盛寧德縣知

縣，臣吳球涪州總場鹽大使，臣張植炎例皆得書翰

林院修撰臣石韞玉謹序

張氏四書集解序

近歲士人崇尚漢學宗許氏者究心於形聲意事之  
奧宗鄭氏者畢力於名物象數之繁其於四子之書  
視為科舉之業而於孔孟傳心之要未之有聞也此  
其人自以為為修學好古而其實與俗學等崑山張君  
于海殫一生之心力著成四書集解一書其書博采  
諸家之說仍以朱子為歸其有與朱子異同者並存  
之以備參攷此真儒者本原之學也夫道若大路然  
東西南北之人並行而不悖自朱陸異同之說起而  
學者各存門戶之見以讀書談道為角勝之場功業

文章若王。文成。而或者比之洪水。猛獸於我心。有感焉。即朱子有靈。亦未必以其言為是也。他如西河毛氏。專以瑕疵朱子為能辨。則辨矣。於孔氏一貫之學。亦無當也。張君此書。不執古注。疏不執朱子集注。臚陳衆說。而折其衷。此古人所謂實事求是者歟。予故樂為之序。

選

三國志辨微序

陳壽良史也。承司馬遷班固之後。作三國志。夫犧農以來。中國帝王。無不大一統者。故春秋史漢諸書。皆統於一尊。以明無二上之義。至黃初以後。其局一變。禹貢九州之地。忽焉三分。鼎立。此帝王之舛格也。故陳氏作史。亦舛其格。志名三國。明乎魏之不得統吳蜀。蜀之不得統吳魏。惟吳亦然。歷晉唐無異說也。自朱子作綱目。特標昭烈為正統。後人因之。而指擿陳氏之非。曾不思史者。傳信者也。當其時。昭烈之政教。號令。其能行於吳魏之地乎。吳魏之人。曾奉昭烈之

正朔乎。正朔之不奉。政教號令之不行。而曰此為中國之君。是誣天下後世也。作史者不當如是。或者援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此又不然。彼時昭公雖出亡。其國依然魯國也。有國不可無君。故書之。若平王東遷。孔子亦未嘗於豐鎬岐陽之地。仍冠之以周也。果若人言。將韓魏趙分晉之後。仍號其國曰晉。元順帝遜於沙漠。而仍號中國曰元。可乎。不可乎。然則朱子以昭烈為正統。非歟。曰。儒者讀書當心。知其意。朱子生宋室偏安之日。高宗之在杭州。猶之昭烈之在成都。倘不以正統歸昭烈。是宋亦不得居有天下之名。

也。古人著書立說。必尊本朝。朱子尊宋。因而尊昭烈。此勢所不得不然者。若溫公當宋室全盛之時。其著資治通鑑。即仍陳氏之舊矣。而謂溫公之識不及朱子乎。是不然矣。彼各因乎其時。爾後世或是朱而非周。馬所謂一孔之儒。多目論者。非耶。南昌尚君儁。客精於史學。著三國志辨微一書。共五卷。闡幽發隱。一洗從來腐儒迂謬之說。有先得我心者。因以荒言引其端。

選

吳懶菴經史論序

昔孔子之論學也。曰信而好古。而孟子則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然則讀古人之書。信者是乎。不信者是乎。夫古人去今遠矣。讀其書者。信其所可信。疑其所不可信。斯則為善讀書者也。吾鄉吳懶菴先生。積學好古。著為經史論一編。凡一百六十九篇。洋洋數萬言。上自唐虞三代。洎乎秦漢六朝。下至唐宋元明。無不旁推曲喻。析其疑而折衷以求其是。凡經與史有異同。則信經而黜史。史與襍家之說有異同。則信史而辨襍家之誤。富矣哉。雖一家之言乎。實宇宙大文。

也。余嘗謂世間讀書者有三等人。其上者考古證今。其意常在經世宰物。守先王之道。以傳後學。若亭林顧氏是也。其次誦求朝常國故。古今因革之宜。將以信今而傳後。若竹垞朱氏是也。又其次則殫見洽聞。而運以沈博絕麗之才。以發為文章。若伽陵陳氏是也。後有作者。總之不出此三者之中。若其他習科舉之業。揣摩當世好尚。以爭勝於風簷一日之長者。登巍科躋上第。則有餘以言乎知人論世。則未也。吳君早棄科舉之業。而專心嚮學。博極羣書。其論百世上下之事。若觀螺紋之在掌。此所謂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者歟。是編於君存時。已有刊本行世。既刻後。復有所作未及授梓而歿。令子英合其前後所作。彙為四卷。重加剞劂。以蘄壽世。刻成已十二年。其重刻緣起尚未有序之者。英子志恭從予游。以序見請。因濡筆應之。吳君名成佐。字贊皇。元和人。懶菴其自號也。

選

經史管窺序

太倉蕭君曼叔疇昔無一日之雅不遠三舍惠然肯  
來修士相見之禮坐次袖中所著經史管窺一編  
欲然下問予受而讀之兩旬始卒業焉觀其書元元  
本本博引繁稱言言皆有根柢無一無稽之言蓋好  
學深思者也吾因歎夫今世士大夫學殖之荒落也  
其故有三初地學人僥倖於風簷一日之長針芥偶  
投遽登科第因而束書高閣永棄筌蹄遂致謬改金  
根誤呼伏獵頑碑無字貽笑簪紳此達而不學者也  
若窮鄉朴學之士抱四書大全一部秘為枕中秘蒼

萃近科房書闡義數百篇奉之如金科玉律終日埋  
頭於其中此外高文典冊皆以為無裨舉業一切不  
寓於目或以南華為僻書或不知堯舜是一人二人  
一孔之儒少見多怪此窮而不學者也其間又有一  
二高才生英雄自命志在欺人采張霸之偽書襲揚  
雲之奇字浮夸吊詭炫燿人前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雷同附和久假不歸斥歐九為不讀書謂蕭統小兒  
強作解字以此為學又所謂似是而非惟庸故妄者  
也三者受病不同總歸於學無根柢而已昔班固之  
序河間獻王也曰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士人能於經

史二學好之而實求其是安得有三者之流弊耶今  
曼叔以縫掖之士用力於經史其於經也自天德王  
道之大以至名物象數之微妙義紛綸皆折衷於至  
是其於史也上下三千年縱橫二萬里了然若視掌  
上螺紋時時於政治得失人物臧否發一言以為之  
辨論亦往輒破的於是知曼叔實有根柢之學非苟  
焉裨販而已也夫學問之道或源焉或委焉經史為  
源也他說皆其委也河源發於崑崙江源發於岷山  
惟其源遠故其流長而浩蕩之勢經兩戒絡九州而  
不窮學而發源於經史則俯仰天人之間上下古今

之際將無所不通。譬諸江河行於地中，寧有斷港絕潢之阻。與今之學者，若曼叔可謂實事求是者矣。雖老而不遇乎，猶勝夫被文繡，飭梁肉，坐廢居，諸虛生一世者也。

選

墨海金壺序

常熟張君若雲先收毛氏汲古叢殘之籍，彙為學津討源一書，鏤板行世矣。既又廣搜四部，博采九流，得古書之可以附庸六籍者一百十五種，都為一集，名之曰墨海金壺。剞劂既竣，未及行世。而若雲遽歸道山，其猶子藹庭尋未竟之緒，將託諸副墨。嘉惠藝林，而介其所親石生榮奎請予一言為之序。予披覽其目，凡九經七緯，以及史氏遺聞，軼事旁逮，兵農方術，稗乘一家之言，無所不彙列而燦陳之。此其蒐羅之廣，采訪之勤，固非咫聞曲學之士所能及也。吾因思

文章一事。古人喻之薪火。薪盡而火傳，則光輝發越。炳耀宇宙。薪盡而火不傳，則化為灰燼。蕩為烟雲。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已。作而不述，古人之不幸。而亦後人之不幸也。遂古典墳燬於秦火者，無論矣。即漢唐所志藝文經籍，今日存者有幾。所幸一二抱殘守闕之士，網羅散失，掇拾於風霜兵燹之餘。而後古人之精神血脉與天地長存。則後死者之於斯文，所繫不綦重耶。嘗聞周時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者二人。肘間出金壺，中有墨汁如漆，灑之著物，皆成篆隸科斗之字。此事載在王子年拾遺記。儒者以為誕，豈知鴻

荒既闢，天意欲助成中土文明之運。自有此等怪怪奇奇之事，著在世間。孟子所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者，此也。而豈凡夫耳目所能妄斷其有無者乎。今若雲以此義名其書，將使金壺中一點墨灑，編華嚴世界。務令古今聖賢文人才士，一切德成藝成之理，無不流行於高天厚地之中。讀其書者，皆得聰明智慧，增益其所不能。此願力宏深，非尋常餽飭小言可比。而藹亭表揚流布，紹隆勿替，亦可謂善成若雲之志者也。因贅荒言，弁諸簡端。

選

關聖帝君聖跡圖志序

昔孟子與浩生不害論善人信人而終之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大哉斯言蓋人負天地陰陽之氣以生充類之至於盡必為聖為神而後滿其量也漢昭烈之創業於蜀也關公以腹心之交膺干城之寄其共死生同休戚大義凜然固足昭垂宇宙矣迺於既歿之後靈爽於赫與日星河岳並存於天地之間有非古今賢豪所能及者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公之謂歟歷代帝王莫不隆其廟號崇其祀典至

本朝尤加敬焉。香火之盛，自京畿至於九域，四裔無地。蔑有春秋之享祀，配於闕里。斯人之崇奉也，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謂之曰聖，謂之曰神，真有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乎。康熙間，有桃源盧湛，編考典籍所載公之事業文章彙為一書，名曰闕聖帝君聖跡圖志。讀之者可以知其聖之所以為聖，神之所以為神，闡揚至教於世道人心，寔有裨益。此書歲久無傳，今上海唐君循陔重付剞劂，以行於世。將以翊世道而正人心，其功德勝於世俗造像寫經者萬萬也。因樂得為之序。

### 孝行錄序

世之人孰不愛其親，胡為乎有人焉，獨稱為孝子，人而以孝子名。此風教之衰也。有鷹鷂之鷙而鳳凰以為瑞，有虎豹之猛而麒麟以為祥，有耨鋤德色箕帚諛語之人，而孝子以為貴。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豈生人之性有孝有不孝耶。其不孝也，皆積習所移也。試以今之人言之，富人之所欲，世有爭貨財而忘其親者矣。貴人之所欲，世有貪仕宦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矣。婚姻人之大欲，世有溺愛其妻子而日與父母疎遠者矣。此豈秉彝之本然，抑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愆敗度而縱。敗禮流為禽獸之行。而不自知也。然則欲人竭力供為子職。善保其終身之慕。必自蒙養始矣。世傳二十四孝一書。為明人屠隆所著。凡采取子史所載孝行二十四則。集為一編。向時鄉塾都有之。今吳江某君重刻以廣其傳。又每事繫之一詩。以致其長言詠歎之意。亦深合乎古人與子言孝之道矣。經云。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此書雖以養蒙實皆天經地義。將與六經四子並垂天壤可也。

### 復社姓名錄序

古來國之將亡。必先有黨人之禍。如漢之黨錮也。唐之清流也。北宋有姦黨之碑。南宋有偽學之禁。當時皆小人與君子為讎。而諸君子同被小人之害。蓋薰蕕不可同器。而冰炭勢不相容。陰長則陽消。古今一轍。至明季復社。尤其大章明較著者也。初天啟間。忠憲高公講學於東林書院。一時學者皆從之。游魏璫執國命。欲盡其類。鋤而去之。其時望風希旨者。至造為東林點將錄。將為一網打盡之計。夫魏璫庸奴。安知東

林為何物其所以與之為讎者乃貪位慕祿之  
衆小人嗾之也及崇禎朝而復社之獄興復社  
者太倉張溥為之主溥以高門華胄文學傾動  
一時其始不過二三友朋以文相會而四方好  
名之士雲集響應若水赴壑當其大會於虎邱  
聚至二千五百餘人之多其氣燄熏灼亦已甚  
矣時相溫體仁因其子之不能入社也將興大  
獄幸當時有阻之者乃免而皖人阮大鍼者以  
魏黨削籍遁跡南京貴池吳應箕草成留都防  
亂揭以申討大鍼之罪同社諸子皆附和之大

鍼切齒焉而無可如何也俄焉思陵殉社稷福  
王建國於南京馬士英執政乃引大鍼為本兵  
大鍼遂復理復社之獄若周鍾周鍾皆以莫須  
有之事罹棄市之禍諸君子亦幾幾不免幸我  
朝大兵南下福王出奔而其獄始解嘗聞孔子  
云君子羣而不黨而孟子亦以處士橫議為戒  
士大夫立身行道但奉身無過之地自不為當  
世所僇辱何必命疇嘯侶標榜鳴高令奸人側  
目而自取殺身之禍哉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讀此錄者無忘明哲保身之訓斯可矣

選

丹陽石氏宗譜序

吾家得姓甚古。春秋時衛有石碯。楚有石乞。齊有石之琴如。則已散見於諸侯之國。古者天子因生而賜之姓。胙土而命之氏。禹貢曰錫土姓。明乎姓與土並錫者也。武王伐商。諸侯不期而會於孟津者八百國。後世不復能考其名。然則土姓之不傳者多矣。吾宗之姓。或在其中乎。漢時萬石君載於史。唐時韓昌黎有送石處士序。其人本末不詳。宋時則岨峽曼卿兩公最為知名。兩公文章氣節固足以冠當時。而垂後世。亦天之於人。必蓄之久而後發歟。曼卿公以三喪

未。奠。流。滯。丹。陽。范。忠。宣。於。是。予。有。麥。舟。之。贈。曼。卿。公。遂。為。丹。陽。始。祖。今。丹。陽。子。姓。有。三。支。總。係。曼。卿。公。之。後。其。人。皆。耕。鑿。自。守。故。能。歷。七。百。年。而。不。去。其。鄉。其。他。仕。宦。商。賈。散。而。至。於。四。方。者。不。知。凡。幾。也。吾。宗。譜。牒。自。明。初。至。今。凡。十。修。總。以。花。園。閔。村。隸。棠。為。三。大。支。而。散。處。於。他。邑。者。各。自。為。一。冊。以。附。焉。今。之。修。仍。依。疇。昔。之。例。也。嗚。呼。秦。漢。以。來。罷。侯。置。守。舟。車。所。至。四。海。如。一。家。斯。民。皆。輕。去。其。鄉。故。易。散。而。難。聚。吾。宗。在。丹。陽。者。獨。能。相。守。至。三。十。世。豈。非。務。農。之。效。耶。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管。子。治。齊。必。使。農。之。子。恒。為。農。深。有。鑿。於。安。土。者。可。以。敦。仁。而。他。務。皆。外。馳。者。也。漢。時。力。田。與。孝。弟。同。科。聖。君。摅。相。所。以。崇。本。而。抑。末。者。豈。無。所。謂。歟。吾。丹。陽。之。宗。不。散。幸。務。農。者。之。多。故。吾。因。譜。牒。之。成。而。又。以。此。意。為。宗。人。告。也。



之修先曾祖已遷姑蘇此先曾祖以下譜中所以闕也方先曾祖播遷時年甫十三歲僅能畧憶丹陽舊事而先世次序生沒并其名氏皆不及知厥後子若孫但奉先曾祖之訓先曾祖所不能知子孫皆無從知之此先高祖以上譜中所以雖在而不可識也於戲譜學之微久矣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吾家既系出丹陽總屬曼卿先生之後則祖可尊也丹陽大宗支分派別尚能聚族而居守先人宗祀則族可收也及今不之講後世子孫寢遠寢微或并其所自来而忘之後雖欲合焉而不可得也母乃有數典

而忘之咎乎今自曼卿先生而下不知者闕之而自先高祖以來別為姑蘇一支以合於雲陽舊譜三分之後若子若孫分繫於下蓋先曾祖始遷姑蘇則姑蘇子孫即尊之為始祖古者別子為祖之義當如是也而信者徵之疑者闕之又史氏之例也且夫禮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明不絕也韞玉生在草野守先人之訓讀書三十年幸邀  
聖主之知釋褐登朝從大夫之後而丹陽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廟禮也然吾宗自今

國家定鼎之年。遷於姑蘇。迄今一百四十八年。乃得  
復合於丹陽之舊族。自合而離。自離而合。此其中蓋  
有天焉。此又為子孫者所厚幸者矣。

江陰石氏族譜序

吾宗石氏得姓最古。春秋時已散見於諸侯之  
國。漢唐及宋代有聞人。今在丹陽者以宗學士  
曼卿先生為始祖。丹陽之族有三支。一閔村一  
棟棠一花園。至今合譜歲時享祀。來會於邑中  
宗祠焉。其分在江陰一支。則學士之五世孫輝  
司教如臯。因家焉。後其子景術。邦彥兄弟自如  
臯。遷江陰。又歷三世。有季昭者。出贅於溥渚。馬  
氏遂為溥渚始祖。其後亦分三支。以華河岸為  
前分。郁家橋為西分。太湖莊墓溪為東分。此江

陰石氏分合之源流也子姓既繁與丹陽相隔  
杳遠遂自成一譜不復合於丹陽之譜禮云別  
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支分則派別  
勢所不得不然夫亦猶行古之道也今宗人雲  
青雲會弟兄自溥渚來吳門以修譜告而索序  
於余惟余高祖智遠公明季甲乙之竊以國變  
出家子孫移居吳門歷今已一百八十餘年雖  
知家本丹陽系出學士之後而於丹陽宗人已  
不能歲時通問脩行葺之誼何有於江陰分支  
然自葉尋根無非一本收族所以敬宗敬宗所  
以尊祖禮在則然斯義不敢忘也因如命而為  
之序

清河家乘序

張之先出自姬姓。昔黃帝之子青陽氏第五子曰揮。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以張為姓。此其因生賜姓之始也。逮至後世。張仲孝友。載在小雅。其姓始著。漢特金張許史四姓。閥閱最大。而張氏自安世封富平侯。傳國八世。歷新莽之亂。而其封不絕。斯可為源遠流長者矣。惟其然。故由漢迄今二千年。樹聊繁衍。他姓無有出其右者。以其族姓之繁。散處九州之間。譜牒無從而合矣。楓橋張氏留侯之後。留侯七世孫睦。後漢為蜀郡太守。始遷於吳。繁

葉相承。世守清德。至  
本朝百峰先生。以文學起家。中乾隆丙戌科進士。  
廷對第一人。及第。官翰林修撰。晉官坊。充  
上書房師傅。張氏遂為吾鄉望族。先生既沒。無子。以  
弟經勳之子景宗為子。束修自愛。不隕其名。頃出其  
五世從祖書城所輯清河家乘一書。問序于余。竊六  
朝重門第之選。士大夫競相攀附。往往遠引異代聞  
人。以光其宗。於是宗法淆亂。蓋譜學愈重。而宗族之  
義愈微。此譜自有元壽一公以下。釐然支分派別。錄  
敘事蹟。質而無文。其遠而不可稽者。則闕焉。斯得古

人敬宗收族之義矣。行葦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  
邇。水源木本之誼。所貴有睦。媿任卹之恩。無取乎繁  
稱博引。以張皇門第之大也。世之談譜學者。當於此  
取法耳。

獸學廬初稿自序  
文章不朽自古為難四十無聞哲人所耻蒙生  
皇朝象洽之運荷

聖人特達之知名則以及第稱榮官則以掌文為職  
端居多暇無補當時向不能鏗汗簡濡柔翰拾六藝  
之緒勒一家之言毋乃冒詩人素餐之譏成聖門飽  
食之士乎蒙當束髮之齡頗抱塞茅之性四子五經  
百過成誦移時覆之則遺忘殆半先公曰此彊記不  
足而敏悟有餘可教也洎志學以還斯文是好鶩鳴  
思友驥附當仁維時蘊秀含清昭文晰理則有張青

城徵文考獻訓辭和雅則有趙開仲淒音豔采出入  
騷選則有景書常高文典冊沈博絕麗則有王念豐  
標新領異工詞能賦則有沈芷生諸子方鳳翥藝林  
虎視文圃唯蒙獨學為心昌言復古當舉世不為之  
日尋先民久寂之傳二三友生可與共學博維桑敬  
止之心慕常棣孔懷之誼往往辨異同校得失研治  
金以汝礪錯韞璞於他山茲事雖微歷年有所竊自  
念幼承庭訓壯被

朝恩積平生風雨之心集師友檢繩之力雖欲棄焉  
良弗忍也夫小技雕蟲亦名為一藝貧家敝帚輒享  
以千金矧在讀書稽古之業歟迺芟繁祛冗萃錄成  
編自我灾梨唯人覆瓿孤陋無偶以獨學為名將敦  
其初志而已

嶺西雜錄序

粵西去京師萬里。於中國為最遠。秦時屬桂林郡。漢初南粵王趙佗據其地。武帝元鼎六年。伏波將軍路博德擊平南粵。分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今粵西諸郡縣則蒼梧鬱林合浦之地也。其山有五嶺之險。其水有三湘之深。其關有崑崙之固。其地多瘴癘。其民番漢雜處。唐宗元明以來。中州士大夫視為畏途。故紀載闕焉。舊聞蓋寡。昔太史公周行天下。名山大川。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意謂四海六合。瞭然在其

胸中。然桂林郡縣蹤跡未嘗到。故南粵一傳。所述殊畧。後有作者。大都遷客勞人。負罪投荒。聊述巖壑。以自娛。無闕掌故者也。吾鄉王孝詠慧音先生。以諸生入大吏幕府。至于嶺西。簿書稍暇。心焉著述。為嶺西雜錄二卷。凡山川險阻。郡縣沿革。以及土俗方言。風謠物產。無所不載。無所不詳。此書出。可以補職方氏之遺焉矣。其子孫能讀祖父書。家藏其稿。謂余知言。索一言表章之。爰述其佳畧如此。

沈氏算學序。

數六藝之一也。權輿於隸首。勾股法而備於周公。九章九章之法。曰方田。曰粟米。曰差分。曰少廣。曰商功。曰均輸。曰盈朒。曰方程。而終之勾股。勾股者。算學之津梁也。厥後劉歆。張衡。王蕃。皮延宗之徒。病古徑一圍三之說。為踈舛。各以意為新率。洎乎宋祖冲之。更開密法。定為密率。徑一百一十三。則圍三百五十五。約率徑七。則圍二十二。其說視古人加精。近乎西術。割圓之例矣。外此徐岳。甄鸞。李遵揚。淑。劉徽。張浚。劉炫。李淳風之流。皆著成書。載諸史志。今或傳或不傳。

大都不出乎勾股範圍之中。周大夫商高有言曰：數出于方圓，而圓又出于方，故折矩以為勾，勾廣三，則矩修四，徑隅五。如勾四尺，股三尺，求勾至股，則四尺開方為十六，三尺開方為九，合九與十六為二十五，此積矩之法也。是故求圓於方之中，則析方體而四之，自極至隅，勾之而得三，股之而得四，弦之而得五。然後以隅之五求徑之五，而無不圓矣。求方於圓之中，則析圓體而四之，自極至隅，勾之而得三，股之而得四，弦之而得五。然後以隅之五求徑之五，而無不方矣。故勾股者，實萬法之所由生也。近世中國算學

寢衰，而西術獨盛，變為三角之名，造為八線之製。此中法所未有也。三角之法，四分圓體為象限，自縱之五，至衡之五，其邊常得九十度為正角，過九十度為鈍角，不及九十度為銳角，亦勾股之術也。八線之法，正矢餘矢，依限立程，而以半經全數為弦，正弦為勾，餘弦為股，而割線切線，又各有正餘以輔之，亦勾股之術也。然平圓可以角求，渾圓則必以邊求，故又推為弧三角之法。直者為弦，彎者為弧，弧與弧相割，即弦與弦相遇，而因弧知角，因角知弧，勾股至此，神乎技矣。沈子琢成精於算學，廢寢食，忘寒暑，而冥搜博

采其中。垂二十年。於是宗勾股之要。推和較之例。撰成算學若干卷。為說若干。為圖若干。為表若干。古人未發之蘊。盡發之矣。精深縝密。僕烏足以知之。雖然。僕則有說焉。今夫數不可知之事也。庖犧初竒耦之畫。而數始生。起於天數一。地數二。推之為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又推之為乾之策六千九百一十二。坤之策四千六百八。遞推遞廣。以至於無窮。善夫伯陽氏之言也。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試思萬物何以生於三也。蓋以三求三而得九。則餘一。復以三求三而得九。則又餘一。極之百千萬億兆而一之餘自在也。故執徑一。圍三之說。以求圓。而圓不盡也。執正五。斜七之說。以求方。而方亦不盡也。測天之家。定為三百六十五度。或曰餘四分度之一。或曰餘十九分度之四。無定論也。况縱之有歲。差衡之有里。差。然則數豈可窮乎。特是古之人。六年而教之。數十年而教之。計幼學已然而。唐時算學且置博士。則于不可知之中。而求其可知。斯編其庶幾乎。

氏之言也。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試思萬物何以生於三也。蓋以三求三而得九。則餘一。復以三求三而得九。則又餘一。極之百千萬億兆而一

選

幼學翼序

乾隆六十年四月余校澧州之士獲梅生自馨於童子科生不十有八齡矣以所著幼學翼一書請序于余余方校士常岳之間未暇也秋八月將省試生先期至會城又申前請生老矣余悲其志之篤而力之勤也不忍違其請則為弁一言於簡端今夫學畢生之事也曾何老幼之異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夫矩也非十五時所志焉者乎多學而識之聖人之學也一以貫之聖人之矩也當是時及孔氏之門者無不遜志而

敏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明睿如顏子必以博  
文為約禮之階矧其亞焉者乎是故古之學者必仰  
觀而俯察殫見而洽聞凡夫天地之所以清寧川岳  
之所以流峙禽魚之所以飛潛草木之所以榮落以  
及郡縣之沿革禮樂之盛衰典章法度之廢興象數  
名物之同異靡不原其始而要其終舉其綱而條其  
目傳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幼學云乎哉善乎朱子之  
言也曰窮知事物之理以求至于其極格物致知雖  
大學始教而作聖之業基之矣學何老幼之異哉生  
方在童子科故以幼學名其書耳生老矣尚殫精竭  
慮孜孜矻矻如此今而後澧湘子弟皆能篤志如生  
奚患業之弗精而德之弗成乎哉余故序生書且告  
楚之從事於學者

林和靖詩序

嘉慶丁卯冬予自翰林編修解組歸田寄居於杭城西南隅紫陽山下特時出鳳山門行過萬松嶺放小舟徜徉於六橋南北或登孤山謁林處士祠堂徘徊瞻望想見其為人辛未歲威勤公以故相節制三江予以舊吏徵入幕府掌文案同時有杭人周右為公司記室攜有和靖先生詩一冊予借而讀之心乎愛矣不忍釋手未幾威勤公內召入閣賓客皆散是詩仍歸周君其後十年周為江都宰予寄信求是書周遂錄副寄我因授之梓人或曰漢魏六朝以來詩人

多如牛毛之不可數。子無所刻而獨刻是編者何也。予曰：古今人詩不一格。有山林之詩，有臺閣之詩。臺閣之詩，近於雅頌。山林之詩，近於風。臺閣者以忠君愛國為主。山林者以樂天知命為宗。詩如和靖先生殆孔子所謂知道者乎。夫宋室之興也，藝祖以神武之姿，削平禍亂，再傳至真宗之世，海宇乂安，可謂小康矣。乃一念之侈，假託天書，東封西禪，粉飾太平，流及宣政之間，崇尚元教，降天子之尊，而以道君自號。其禍遂至父子客死，神州陸沈，誰為作俑者。迺流毒至於此極也。和靖先生當仁宗之世，窮居野處，蕭然

物外，宜於當世事無所繫心者。乃臨終有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憂深思遠，若逆料有靖康之禍者，苟非知道者，安能出此語。殆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者歟。殆樂天知命而仍不忘忠君愛國之心者歟。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生斯語善之善者也。先生在臨江，識李誥於疇人之中，而以公輔之器期之。學識如先生，殆亦抱公輔之材而未及施行者歟。而世之人往往以山林枯槁之士目之，是未可為知言者也。予愛其詩，論其世而知其人，故著鄙見如此，而即以為詩之序。

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明太祖之起江南也。獲佐命之士三人。曰劉基。曰宋濂。曰方孝孺。劉產青田。宋產浦江。方產臨海。皆在浙東。劉奇謀秘計。運籌帷幄。以成大功。宋侍從密勿。之地。鼓吹休明。為一代文章冠冕。方則以剛大直養之氣。抗節於成祖靖難之辰。躬罹慘毒。十族同夷。此三人者。清芬駁烈。彪蔚宇宙。至今鄉黨之人。俎豆之方。聞綴學之士。諷誦之下。至擔夫郵卒。婦人孺子。亦咨嗟而太息之。嗚呼。當是時。河岳英靈之氣。何蒼萃一方。若此其盛耶。古所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殆其人

歟。雖然此三公而外。浙之東尚有鴻文偉行孤忠勁節卓然可傳者乎。曰有。則義烏忠文王公其人焉。公諱禕。字子克。家近華川。因以為號。少績學。能文章。與宋景濂同受業於黃文獻之門。學成而元政不綱。天下已大亂。遂隱居青巖山中。術人齊琦見而驚曰。此興朝人物也。明草元命。應召署中書省掾。歷官至翰林待制。明祖嘗字而不名。奉命至雲南諭招梁王。梁王持兩端未決。會元使脫脫至。自沙漠以危詞誦王公。遂遇害。建文初。謚文節。正統間。改謚忠文。噫。觀公行事。可不謂忠乎。觀公所著述。可不謂文乎。昔吾讀

書。觀楚漢間事。酈生為漢王說客。馳使諸侯。及楚漢相持在成皋。擊洛間。生以三寸之舌。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忽淮陰侯兵至。遂為齊王所烹。至於陸生說尉佗。片言相合。如石投水。卒拜尉佗為越王。留飲數月。橐中裝千金。歸報漢。拜大中大夫。以功名終。古人之遇。有幸。有不幸。其相懸萬萬若此也。公之使於滇也。幸則如陸生。功成名遂。歸受賞於天子。不幸則如酈生。櫻不測之禍。踵頂糜爛。身死異域。此其成敗。鈔鈍皆天也。非人所能為也。然孔門論士。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之二者。雖成敗不同。其知耻與不

辱君命之義則一也。若公者其出處似青田其文學似浦江其忠蓋之節與正學先後輝映洵當時偉然一人傑矣哉。吾獨怪造物者之生人也。既予以輔世長民之材而顧不使與蕭曹房杜同享太平之福而乃令其與世侘傺方以身殉主劉為奸人所毒宋亦幽憂竄謫遠方以死如公者僅僅殺身成仁博禮官一謚豈明之少恩乎。抑天果不欲以庸庸之福相待豪傑之士耶。論至此又不得不為之三歎也。公有集二十五卷鏤版行世久矣。經風霜兵燹之餘不無殘闕失次。其後裔醵金修之索序於余。夫表章先賢後

死者之責也。余烏敢辭。

玉涵堂詩序

昔南北朝之時士人最重門第所謂南都王謝  
北地崔盧其才人俊士布滿巖廊非縉紳子弟  
獨賢也蓋其生長高明之家習聞父兄之訓目  
濡耳染其文章經濟自有表異於凡民者也吾  
蘇自泰伯開疆端委而治其子孫以吳為姓歷  
今三千年柵聊之實蕃衍盈升良士名臣後先  
相望南中族望莫與比倫明時有吳子孝係尚  
書一鵬之子由翰林起家官至湖廣叅議夫其  
紹承家學蔚為國華文章馴雅模楷士林學者

私謚為貞毅先生則其見重於當時可徵矣所  
為詩有玉涵堂集十卷當時鏤板行世久而失  
傳今其十世孫錫祺搜訪遺編重付剞劂索予  
為序予讀其詩和平爾雅藹藹有吉人之風當  
北地信陵標榜爭鳴之日而能悒悒大雅不惑  
於時趨可謂豪傑之士矣錫祺能誦先人之清  
芬不使淹沒而無聞亦可謂不忘其祖者也爰  
濡筆為之序

選

明周忠介公文集序

古今國家設科第以網羅天下賢雋必得忠孝節廉  
之士其胸中蘊畜出可以見功名處可以敦氣節一  
言一行皆能誦法先民而為四方所矜式夫然後國  
家謂之得士士謂之不負科第非是則不足以相副  
近世科第必發軔於文章而士之心術行誼亦未嘗  
不可於文章見之端介之士其言必醇正有法度若  
夫華言風語五色無主以蘄弋獲於風簷一日之中  
則其人詭遇求合始進已然欲求其他日功名氣節  
卓然自立於世是求馬於唐肆也有明天啟間魏璫

煽虐以荼毒天下之賢士大夫。而吾鄉周公順昌實與楊左諸君子同及於難。方緹騎之至吳門也。市人聞公被逮。不呼而集者數萬人。公囚服入公門。緹騎倚牆勢甚張。言必稱厥公。衆譁曰。吾等初以為皇帝詔書。彼乃曰。厥公。厥公。則魏璫也。周公何罪。魏璫乃敢然。羣起而擊之。當是時。吳人義聲震天下。夫魏璫執國柄。緹騎四出。賢士大夫之被逮者。不知凡幾。他處無敢齟齬者。吳中人乃奮起而挫其鋒。世謂吳俗纖弱。不可共患難。觀周公之事。何如耶。特是公位不通顯。非有功德及民。其棄官而歸也。伏處委巷中。桑

戶繩樞。饘粥僅自給。非有餘力。解衣推食於鄉之人。鄉之人何以悲憤激發如此。而公又何修而得此於鄉人也。豈斯人秉彝之好。出自天生。固有不求而自至者耶。邇來士大夫。一日登朝。則恣其饜足之道。及其老也。乃至不敢歸其鄉。而寄居他所。以避其親戚。故舊。或曰。恐其為吾累也。或曰。恐不勝其予取予求也。人果廉隅自礪。親戚故舊。將無所取求。而亦安能為之累哉。惟其專己自封。故人人瞰其室。而彼遂避其鄉人。如寇讐。設一旦緩急。其鄉人亦必且視之如寇讐。方快心之不暇。孰能出死力以為之助耶。此其

人之賢不肖。吾不知其視周公相去幾何。然仕宦而輕去其鄉。吾知其非賢者矣。張生光熊。手公文稿一冊。向予問序。予亦公之鄉人。秉彛攸好。不欲讓里巷細人專美於前。故表而出之。并約同人醵金付梓。以傳不朽。至公之文醇正。有法度。望而知為端介之士。此又後生所當取法者也。

周介生文集序

明之季。士大夫有二寃獄。鄭鄮之杖母也。周鍾之降賊也。然鄭之寃。由於溫體仁。或有知之者。周之寃。由於阮大鍼。則罕有知之者矣。初天啓時。吳中文學之士。結文社曰應社。太倉張采。張溥為之倡。而鍾與其兄鑣皆羽翼之。鑣字仲馭。鍾字介生。家在金壇。而其聲華震於大江南北。其後吳江人孫淳。又結復社。應之四方高才生。奔走輻輳。嗜名者亦彘乎其間。同社者多至二三千人。氣燄熏灼。固已為當路者側目矣。崇禎之改元也。懷寧人阮大鍼。以魏闈之黨。削籍遯

跡南都諸生吳應箕作留都防亂揭帖申其罪介生  
輩附和之阮切齒於諸人而無如何也及福王建國  
南都馬士英執政柄阮得而左右之凡在兩社主名  
者皆欲文致其罪以為報復之計而介生適自北歸  
墮其陷阱考松江董含三岡志略所載金壇周鍾降  
賊事云賊移檄州郡有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  
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  
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怨又賀賊即位表有一夫  
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  
云云皆出介生之筆按介生中崇禎癸未進士改庶

常賊移檄時介生方應試服官何從為賊草檄至賀  
表所云乃黃巢即位時語尤與明季無涉也總之國  
破君亡介生不殉其難是其所短然業已南奔則不  
從賊明矣若馬阮訾毀士人有何定論仲馭以迎立  
襄藩為罪而斃於獄介生以代賊草檄為罪而誅於  
市皆當時羅織之詞維時吳應箕亦被逮在獄福王  
失位馬阮逋逃應箕乘間出獄而介生兄弟先事被  
僇此其中有幸有不幸焉世人因董氏之說而皆目  
介生為逆臣此皆耳食之論也予故因序介生之文  
而詳論其事本末如此若介生之文危言讜論不絕

於篇必非僉任之徒所能出。當亦論世者所能知也。

其主無道。因山皆其有二。此十年始能。其不至之。

其主無道。因山皆其有二。此十年始能。其不至之。

其主無道。因山皆其有二。此十年始能。其不至之。

其主無道。因山皆其有二。此十年始能。其不至之。

其主無道。因山皆其有二。此十年始能。其不至之。

其主無道。因山皆其有二。此十年始能。其不至之。

其主無道。因山皆其有二。此十年始能。其不至之。

其主無道。因山皆其有二。此十年始能。其不至之。

其主無道。因山皆其有二。此十年始能。其不至之。

表文箋正序言

天地之道一奇一耦。文章載道之氣。故有奇而不能

無耦焉。漢京既東。駢體漸作。至六朝而大盛。凡朝廷

典冊。軍府文移。史官論讚。公卿啓事。朋友竿牘。以及

浮屠老子之書。豐碑幽宅之銘。無往而不駢體者。其

文炳焉。與六藝同風。杜少陵曰。王楊盧駱當時體。不

廢江河萬古流。誠鄭重乎其言之也。當今崇尚古學。

惟翰林供奉之文。尚沿聲律對偶。其他皆用古文。故

駢體非執林先務。然習而工者。亦不少其人。仁和袁

簡齋先生之論。則曰。有詩。有文。有書。有畫。有樂。有

本朝開國以來。尚未有能以四六成一家之言者。竊欲自立一幟。闡其意。殆自命為當代第一手矣。先生抱沉博絕麗之才。胸羅萬卷。筆掃千人。所著詩古文。靡不升古人之堂。而躋其域。特斤斤以四六自命。倘亦果有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耶。余少學為古文。不習駢體。自入翰林後。職有司存。偶一為應奉之作。所作不多。心亦不好也。洎為外吏。益棄去不復省。邇來歸田無事。重鑽故紙。聊以消耗壯心。適得是編。覺其鯨鯨春麗。怪怪奇奇。真天地間別是一種文字。近世果無能頡頏者。劉舍人所謂樹骨訓典之區。取材宏

富之域。殆庶幾焉。顧其學博。其辭贍。直如杜詩韓筆。字字皆有來歷。讀者不知所出。輒茫然興望洋之歎。迺不揣固陋。於三餘之暇。倣李善注文選之例。一一箋釋之。間有舛訛。則加按語以訂正之。夫人讀書既多。涉筆即奔赴腕下。不能字字檢點。古今通人類皆如是。不必為先生諱也。積三年之功。大約得其十之八九。同學之士請曰。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是編也。讀者每苦於欽其寶。莫名其器。今既十得八九。可以出而示人矣。古人撐犁不識。操觚不知。必欲一字不遺。一事不漏。恐非可以旦夕期也。余曰。諾。因授之。

梓既梓後復有所得即補於本文之尾或誤注者亦隨時訂正於後尚有闕誤惟冀高明之士補正之

煮石山房集序

古者文人才士往往為諸侯賓客若丞相長史幕府  
參軍主簿之屬皆得自辟人而拜爵於朝其人大都  
抱倜儻經緯之才能佐軍國大計而揚抗風雅抑其  
末焉者也近世封疆大吏以逮郡縣有司皆置私人  
然瑣瑣之士率廢經而讀律求其通古今之故與能  
文章者絕無而僅有豈世無其人哉俗吏賓客難乎  
其風雅焉爾

聖祖皇帝朝湘潭陳公鵬年守蘇州開館延士得三  
人曰曹諤廷曰周少逸其一則王孝詠慧音先生也

公餘多暇焚香賦詩有古人之風其後湘潭公坐事  
編管潤州他客或去唯慧音先生終相依既公復起  
歷官中外無時無地不偕行也康熙六十一年河決  
豫州湘潭公奉

命督治隄防甫竣事而歿先生代草遺疏經其喪又  
刪定其詩若文而授之梓惓惓存歿其誼不愧古人  
又非徒區區文采趨陪清晏者已湘潭公蚤出新城  
尚書之門其詩學有淵源先生依公久得其緒論為  
多故言詩也祖新城而宗湘潭嘗為論詩絕句四十  
章表章一時之文獻即其持論亦可知矣先生有稿

曰煮石山房集詩若干文若干未刻藏於家仲子復  
與余同補博士弟子蚤死復子文浩從余學遂以先  
生全集相示意欲余論定之也余學殖譎陋不足以  
定先生之集聊述始末以告文浩願文浩之純其祖  
武云爾

謝東墅先生食味雜咏詩後序  
韞玉於乾隆己亥舉於鄉。實出嘉善謝公之門。公家  
居浙之楓涇。早歲以文學知名鄉曲間。  
純皇帝之初巡江浙也。公迎  
鑿獻詩。召試入格。以中書舍人起家。壬申登第。入翰  
林。為編修。故事翰林有撰文者十員。以文學之優者  
充其選。即古代言之職也。時有滿洲大臣物故。公適  
當制。其人先由散秩大臣而升侍郎。公文內有由散  
秩而升卿貳之語。散秩大臣。清語謂之蘇拉。昂邦。繙  
譯者不諳漢文。繙散秩為蘇拉。而落去昂邦二字。

上覽之曰。蘇拉者。闕的兒也。國家豈以闕的兒為卿  
貳大臣耶。公遂坐撰文失體。褫其職。時傅文忠公方  
執政。知公學行。延致賓館。課其子福隆安。即  
高宗朝之四額駙也。久之。恭逢  
萬壽聖節。公以廢員進獻詩冊。文忠又薦其才。有  
詔復原官。旋待值。上書房。教授。皇十一子。即今  
之成親王也。先是。皇子讀書。四子易詩書三經。竣  
業。即為學成。公加授禮記左氏春秋。曹。廷之。全。肆。五  
經。自公始也。嘉慶初。韞玉亦值。上書房。每聞。成  
邸言及公。猶惓惓不置云。公兩典江南鄉試。兩督江

蘇學政。衡鑒精覈。得人最盛。而乾隆辛丑。公以少宰  
主春官之試。同事者有少司馬吳玉綸。士之不第者。  
造為蜚語。曰。謝金圃抽身便討。吳香亭倒口即吞。蓋  
公號金圃。香亭亦吳之號也。此二語實出稗官寄園  
寄所寄中。兩公之姓適相合。故捐操者移易其詞。以  
騰口說耳。俄而言者以聞。

上信疑參半。因公曾督學江蘇。吳亦曾督學福建。遂  
密詢兩省封疆吏。江蘇巡撫閔鶚元覆奏。以道路之  
言。事無實迹。而閩督李侍堯。有幕客李三俊者。亦辛  
丑之不第者也。代李草奏。文致其詞。

上以事雖無實而清議不諧姑降一官於是吳降三品卿公亦降為內閣學士後於己酉歲三月初上書房諸臣以會試期近候主文之信同時皆不入值上聞之震怒並予謫降公遂降為編修免入書房仍

命在武英殿修書其後辛亥春大考翰詹公卷已列三等後既呈覽

上指公卷曰此必謝墉之作拆封果然移置前列知上之眷公始終不衰也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睦懷舊學贈公三品卿時公已謝世不及

見矣公荷

兩朝知遇之隆而一挫不起豈非命歟此卷詩公暮年養疴而作雖一時寄興之筆而考据精博非古之所謂遇物能名者耶亦可以見公名物象數之學其深如此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公其有焉韞玉向在翰林習聞中朝舊事故知公本末如此惟恐他時後生撫耳食之言而妄生擬議故詳著其事附於此詩之後俾共知公之晚節偃蹇蓋亦无妄之咎云爾

謝東墅先生六書正說序

近年來儒者崇尚漢學。皈心許鄭之說。釋經者必康成。解字者必叔重。記醜順非。牢不可破。一孔之儒。多目論。其信然歟。夫鄭康成多臆說。漢季孔文舉早言之矣。若許氏說文解字。尚未有深著其失者。韞玉向攬許氏之書。私心頗不謂然。意欲別著一書。自伸其說。而宦游行役。不能專其業。今老矣。此事迄用無成。彼許氏之說。姑無論其他。止如劉為國姓。卯金刀之說。早著於西京。而許氏改劉作留。不知其何所本也。也字見於六經。不一而足。無不作助語辭者。許氏獨

訓為女陰。豈非臆說。此其謬之最顯而易見者。此外支離穿鑿之語。悉數之而更僕不能終也。夫文字之變古今異同。鈔寫流傳。原難執彼以證此。然刻石之存於今者。莫古於岐陽石鼓。今以其字證諸說文。不合者過半。則許氏師心自用之意。略可見矣。吾師此書。根據金石古文。奧衍精博。自成一家人之言。皆足以正許氏之失。太史公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義。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世之習小學者。觀此亦可不迷於復矣乎。

# 選

## 養雲樓詩序

乾隆庚戌歲。某成進士。實出江西甘西園先生之門。其後二年。某典閩試。先生賦詩以寵其行。洎自閩入湘。先生又寄詩相勗。越三年。歸京師。先生始出其所著養雲樓集。以相示。且命為之序。伏思古人著作。往往待序錄于後生。序而心知其義。則莫如及門之士。故孔子刪詩。必卜氏為之序。而李氏編昌黎集。洪氏編豫章集。皆受業于門牆者也。蓋其平居周旋杖履間。所得緒論既多。一旦序錄其書。皆能發作者意中之所欲言。闡其微而引其所不盡。非及門之士。皆賢

也。形密則道親，勢故然也。然則序先生之詩，果又何  
敢辭。唯是詩教之昌明于世久矣，權輿于三百篇，浸  
淫于漢魏，齊梁之間，盛於唐而變於宋。至于今日，不  
啻家蘇李而人曹劉矣。雖欲著論，烏從而著論。唯先  
生以養雲名集，請即以雲之說進可乎。今夫泰山之  
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天地  
能養其絀緼之氣以鼓舞而出之也。當其未出雲，何  
心哉。亦任其自然而已矣。夫詩亦然。凡人齋居默坐，  
寂然無聲，人亦何心哉。及其觸耳成聲，過目成色，而  
天地之情，古今之變，草木蟲魚之狀，歡愉愁苦之音，

一切假於詩以傳之，亦人心能養其絀緼之氣以鼓  
舞而出之也。先生之詩，志和而音雅，無怪竒之色，鈞  
棘之聲，雍容揄揚，粹然一出于正。此輿疇之元氣，律  
呂之中聲也。觀其自少而壯，自窮而達，惓惓于祖德  
之綿延。

國恩之高厚，而弗敢忘。忠孝之性，非風雅之本歟。方  
其縫掖之士也，栖遲羈旅，憑弔江山，清遠閑放，自得  
之趣，流露于意言之間。此如白雲之在山中，而自怡  
悅者也。洎乎為詞臣，為諫官，出入金馬之門，翔步螭  
鰲之陛，作為雅頌，鼓吹休明。此如卿雲之在天上，蕭

索輪囷而光耀宇宙者也。某幸遊大賢之門，得先親之為快。他日先生為國霖雨潤澤羣生，四海之人望之若慈雲之覆萬物焉。其亦此絪縕鼓舞之妙，致之乎記曰：聲音之道與性情通。某于先生之詩卜之矣。

素餘集序

古稱登高能賦為卿大夫之才。故唐宗循良吏，大抵能詩。當其聽政之餘，凡夫闕河夷險風俗貞淫，以及鳥獸草木蟲魚之情狀，一一洞悉于胸中，而著為詩篇，以陶寫其性靈，發揮其經濟聖門之論。詩曰：可以觀。蓋謂此也。吾鄉宋藹若先生，與韞玉姻婭，為丈人行。早通仕藉于蜀，于粵，先後守名郡，所至有聲。計書上考。

天子知其名。今于乾隆甲辰之歲，守皖之和州，下車暮年，百廢具舉。歲晚務閒，檢校舊素，出未刻之詩若

千首分古今體登諸剞劂曰橐餘集蓋舊刻之餘也  
今夫和州古歷陽之墟也守是州者唐則有劉夢得  
宗則有范堯夫皆當代聞人才名在菡苑政蹟在史  
歲而此鄉士大夫獨津津焉豔稱其名蒐羅舊聞載  
諸州乘以為榮而後知文采風流固賢者不朽之盛  
事矣先生治和慈祥惠愛媲美古人而觀風問俗寓  
意詩篇溫柔敦厚粹然儒雅古人亦不能專美於前  
乃嘆優游坐理駸駸乎有古循吏之風而詩其餘事  
也。韞玉親見先生之治和復覩其所為詩知其互相  
表裏則向之所以治夫蜀與粵者讀其詩可以想見

已爰不揣固陋序於簡端

蘭谷詩鈔序

費君蘭谷吾旁邑故侯也家巴陵余於岳陽校士之餘侯惠然修士相見之禮出其平生所著詩二冊丐序於余讀之粹然醇雅有古風人之遺侯于斯事深矣然余所知於侯非徒詩而已也昔侯在江南宰常熟崑山上元三縣皆吳中巖邑政繁賦重其習俗喜造作言論宰者少不當則譏刺隨之侯之去官也越十有餘年而三邑士民頌侯至今弗衰吾於是知侯之政之良也進士顧禮琥知名士也初為諸生凡七試於學使者四冠其曹歲庫子侯分校省闈獲顧卷

薦之主文者。主文者謂其文簡淡無藻績之色。必老  
師宿儒所為。日暮途遠無足取。侯力爭之。至于再。至  
于三。然後得綴名榜尾。榜既揭。自監臨以下。皆知頌  
生名。盛年而績於學。今已登上第。為達官。然非侯則  
何以進。余於是知侯之鑑之精也。侯所宰。皆通都沃  
野。其先後官。輒輿金輦。驛以去。侯歸囊篋蕭然。今老  
矣。兩足蹒跚。猶課生徒。藉束脩之入。而後舉火。余於  
是知侯之守之廉也。侯今年六十餘。子姓皆成學。而  
孜孜矻矻。晨夕居稽。如在諸生時。余於是知侯之學  
之勤也。夫古之詩人。以導性情。道政事為務。不徒以  
聲律對偶為工。故禮以登高能賦為卿大夫之材。而  
七子賦詩論者。知其臧否休咎。侯之豈弟顯允。有本  
末如此。則詩之工不問可知也。余故因其請而述所  
知於簡牘。以為序。

選

無町畦詩集序

吾鄉容園陳先生少為諸生有聲庠序間力學攻文章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窺所居在城西濠濮間里井多秀民後生執一經皆以得先生之門為幸請業問字者趾相錯於庭先生性耽墳典而與諸生相切磋手無停披目無停瞬孜孜矻矻不憚其精力之窮久之病失明有令子曰昌世亦稟雋才積學而攻於文舉孝廉偕計入都試未竣沒於旅舍先生既以病廢業居常無聊日為詩以自娛舉凡上下古今是非得失以及歲月之乘除人事之往復草木禽魚之

為之立文者王文者直其文尚其文  
師者儒所為日暮途遠足或候  
予三就後得綴名榜尾情既  
正亦盛年而情於學余志甚上  
何以進余初莫知信之也  
其先後官職與余年皆  
味非齋品以燕  
末亦如陳先生不問其味也余始因其齋而  
女子顏辭論昔味其意吾利皆對之  
養軒樓閣為正哉斷以  
大夫之林而

榮落盛衰有所感觸皆於詩乎。發之口授。願指俾生徒錄而藏之。篋歲積月累。哀然成集。問序於余。余往與令子交。熟聞先生之生平。感其學行過人。而賈其志以老也。遂如所請而為之序。吾聞昌黎之論詩也。曰。不得其平則鳴。是說也。余嘗疑之。今夫天之生萬物也。翼者趾者。角者鱗者。甲者蟄者。蠕者自生自息。於宇宙之間。而莫不受命於天。鱗者不能飛。翼者不能觸。其不平也。乃其所以為平也。故物相遇而相忘。人之富貴貧賤壽夭亦若是而已矣。自夫人不能安於命。遂有忻羨之思。徼幸之術。少不如其意而愁苦。

無聊之狀。生於心。形於色。發於語言文字之間。古之詩人。牢愁幽憤。以托於不平之鳴。觸犯忌諱。身罹禍辱。為世訕笑。若稽康郭璞之徒。遽數之而更僕不能終也。此其人多見其不知命也。如吾容園先生之學。行重一時。而既躓於遇。又罹於疾。既窮其身。又奪其後人。宜乎抑塞磊落。若昌黎所云不平之鳴者。莫如先生矣。迺觀所為詩。和平爾雅。絕無感慨不平之音。斯真樂天而知命者歟。吾聞天之生人也。常豐於此而嗇於彼。故與之慧者。斲其福。窮其暫。寄之身。必昌其久遠之名。古之詩人。傳世行遠。大率不得志於時。



文武兼資者君庶幾近之近歲君宦成歸里適  
令子子青來宰吳君就養子舍予因得時時與  
之過從暇日君出其平生所為詩裒然成集問  
序於余讀其詩慷慨激昂者有之風流旖旎者  
有之不名一家而自成一家言合古風人之遺  
意予因歎向日知君不深而又幸君之出入風  
雅我生尚及親見之也君又審音識曲於六律  
五聲八音七始詠皆能探其源流辨其體要每  
徵歌廣場輒聆絲竹與肉之音而顧其誤夫詩  
與樂相為表裏者也詩本性情而樂乃性情所  
發越於聲容之間者如君殆聖門所謂興於詩  
而成於樂者與予不揣耄荒竊援苔岑之義以  
一言弁其簡端

汪節安詩序

今皇帝龍飛之歲詔求天下孝廉方正之士封疆大吏采訪其人余因舉汪子節安以應其選汪子不願筮仕

朝廷授以六品散官榮其身人之稱斯舉也以為名實相副當是時余與汪子尚未識面也蓋取諸鄉邦衆議云爾汪子謂余能知人惠然肯來脩士相見之禮從此晦明風雨賞竒文而析疑義以文字締交者十年道光辛卯汪子歸道山令子獻珣等欲編輯遺集而汪子生平不自

收拾散軼已多蒐羅歷四年之久始得詩若干  
首都為一集將付梓人而問序於余余因受而  
讀之知其祖禰六朝近法貞元長慶諸賢含茹  
古今出入風雅粹然一家之言余嘗觀近世詩  
人每喜取法於唐之韓宋之蘇盤空硬語競出  
新奇而緣情之義微矣此先正所謂有韻之文  
非詩也又有好矜腹笥之富者不問所詠何物  
所賦何事輒引經据典臚陳滿紙娓娓不休六  
朝人謂陸士衡常患才多即此類也今汪子之  
詩醇而不肆要而不煩言婉而多風深有得於  
風人溫柔敦厚之旨而不墮滄海橫流之習吾  
知其傳於世而行遠無疑也

松月山莊詩鈔序

予在乾隆嘉慶間宦游四方嘗徧歷禹貢九州之境于山則見岱華衡嵩於水則涉江淮河漢所至攬其扶輿結構之奇都邑衣冠之盛物產之瑋異風俗之繁昌未嘗不心焉志之發為歌詩及事過境遷都成陳迹然自解組歸田至今二十五載每一迴想當年身歷之境輒依依不舍常縈於心目之間頃山陰陸君子敏過我出其所著松月山莊詩鈔四卷見示并索序言余受而讀之觀其游歷所至蹤跡半天下而所作

於秦蜀尤多其所歷之境皆予昔日所歷之境也劍閣夔門之險予昔日所登臨而攬其形勝者也武侯之祠杜老之草堂予昔日所徘徊瞻顧而不能去者也文翁之石室司馬長卿之琴臺予昔日所訪求遺蹟而不可得者也今於君詩一一見之此如天際故人契濶日久一旦歡然相接握手道故其歡喜欣幸當復何如吾聞古之詩人常得江山之助故杜詩以入蜀而竒蘇詩以渡海而勝君以華年英妙之才而所游歷若此宜其出入風雅成一家之言與古人俱

不朽也爰濡筆而為之序

潘古堂詩序

僕往來於吳越燕趙之間久矣。於山見泰山之高，於水見黃河之深。彼扶輿之氣，積聚停蓄，數千里而一洩，故凝而為名山，融而為大川。磅礴瀆漉，不可究竟。然而登臨其間，上凌無極之天，下臨不測之淵，躋危涉險，可怖可愕，心悸目眩，震盪累日。雖極宇宙之勝，觀乎不見其可樂也。一旦為楚越之遊，自蕪湖關溯宛溪而上，入新安山中，放舟歙浦，歷嚴陵桐廬富春之渚，以達臨安。維時霜降木落，山骨呈露，溪流滌洄，淺不盈尺，舟行亂石間，一里百折，忽曲而紆，忽直而

駛灘聲潺湲不絕於耳。僕與二童子偃仰孤蓬之下。坐看兩岸山峰斜頽側軒輕俛仰於積雪中。千態萬狀。終日無停賞。倦而思息。晏然就枕。夢寐寧帖。心神不驚。自有此遊而後。知谿山之樂也。潘子古堂。越之佳士也。以諸生充三館校錄。當事者甄叙其績。授鹽場大使。謁選得閩之惠安場。將行。出其所著詩一冊。索序。予讀之。大約清遠閑放。不為出奇制勝。當其有得妙合自然。殆有一邱一壑之趣者歟。吾聞古人謂山陰道上。千巖萬壑。競秀爭流。潘子生於斯。孕彼都山川靈淑之氣。故其為詩也。體清而志和。譬如吳越

山水平遠。夷猶有默助之者。非偶然也。然文人之性靈與江山之助。引而益勝。攸往而不窮。潘子此行。涉錢唐之潮度。仙霞之嶺。嗽荔支。觀海市。覽八閩風土之奇。島夷海估。輻輳之盛。於詩乎。發之當有進於是者矣。



觀余所作贈余詩有龍門之樹高千尋之語余雖不敢當然次宣知我深矣余與俗多忤名不出里巷兩舉進士不第侘傺於時是造物者將窮我於所往也而次宣愛余是昌歎之嗜也次宣之詩匪我其誰定之次宣束髮親風雅歷今二十寒暑倘早邀當世大人先生之知或從而拂拭之不難歷金馬登石渠作為雅頌鼓吹休明比隆于當代作者而乃年近強仕尚困諸生中坐視同學少年袞袞登臺省宜其悔儒冠之誤人束書高閣焚其筆研終身屏詩不作乃猶月鍛季鍊習焉而弗輟非好之篤習之深其能如是乎蓋天與人以抑塞磊落之才必窮其遇窮之久而后通始悟鄉之勞餓困乏乃所以老其材人能知此意而讀書樂道藏其器以待時斯真樂天命而無疑者也次宣勉乎哉古人有言交以意氣合道因風雅存吾兩人固意氣之交而次宣又風雅而進乎道者也吾烏能默而息乎

觀余所作贈余詩有龍門之樹高千尋之語余雖不敢當然次宣知我深矣余與俗多忤名不出里巷兩舉進士不第侘傺於時是造物者將窮我於所往也而次宣愛余是昌歎之嗜也次宣之詩匪我其誰定之次宣束髮親風雅歷今二十寒暑倘早邀當世大人先生之知或從而拂拭之不難歷金馬登石渠作為雅頌鼓吹休明比隆于當代作者而乃年近強仕尚困諸生中坐視同學少年袞袞登臺省宜其悔儒冠之誤人束書高閣焚其筆研終身屏詩不作乃猶月鍛季鍊習焉而弗輟非好之篤習之深其能如是乎蓋天與人以抑塞磊落之才必窮其遇窮之久而后通始悟鄉之勞餓困乏乃所以老其材人能知此意而讀書樂道藏其器以待時斯真樂天命而無疑者也次宣勉乎哉古人有言交以意氣合道因風雅存吾兩人固意氣之交而次宣又風雅而進乎道者也吾烏能默而息乎



津不已也。開仲熟於近代文獻，舉四海九州二百年以內人物，皆能道其終始本末。若親接夫人之席而警效乎其側也。吾黨各有性情，清臣通念豐介，開仲則在通介之間。故愛清臣者愛其樂易而詬之者，即曰濫愛念豐者愛其貞亮而詆之者，即曰傲。唯開仲氣靜而神恬，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人人無間言也。其後念豐游京師，二張二沈先後死，同社諸子風流雲散，而開仲以幼女匹我子，同福朋友而申以婚姻，故兩家尤樞云。余遊宦四方，不家食者二十餘年，其間開仲以明經謁選為金匱學博，金匱當南北之

衝士大夫宦轍往來，所必經。乾隆壬子，余奉命典閩試，事畢過家，止家。開仲至吳門，歡聚十日。亡友景書常有孤女，及笄，未字，零丁無所依。開仲告余，余撫為己女。屬開仲為擇壻，開仲慨然任其事。平章得太倉錢生而歸之。錢生讀書自好，有聲庠序間。景女得所歸焉。嘉慶乙丑，余以重慶府報最入都，歸家省墳墓，三過金匱學舍。每過輒盤桓終日，枯魚焦腐，賓至如歸。既而方舟送我至金山，復同訪王念豐於維揚，宿於樗園者三夕。追攀不疲，有足感者。其後二年，余罷山東按察使，再入翰林，引疾南歸，未至家先

過開仲所開仲迎門而笑曰吾固卜子之將歸也吾  
日夜躋閣而望子余曰公何以知之開仲曰吾曩歲  
讀子蜀中詩若倦鳥思息一篇中三致意焉知子有  
歸心久矣特機未至耳今緣事小謫則歸為有辭吾  
固日夜望子歸旌之至也因相對大笑古人云天下  
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知我者非開仲而誰開仲晚  
歲作懷人詩一百二十章凡海內相識因不及余未  
見其草而開仲已歸道山孤子錄其見懷之作寄示  
余因和其詩而哭之今者諸孤復集開仲平生所作  
古今體詩彙錄成編屬余刪定余乃序而歸之開仲  
詩和平爾雅如其人當世騷人文士所共鑒焉用予  
贅一辭聊述我兩人平生交游若此以示他日兩家  
子姓云爾開仲之亡也春秋七十初未嘗示疾是日  
午倦假寐久不寤家人視之則奄然化矣四子皆以  
秋試赴省惟一孫在膝下含而歛之是非其平生淡  
泊無欲深契道源烏能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是哉余  
又愧疇昔知之不能盡也



論譁然及其歸則已取而更易之矣。芷生詩若文皆祖禰齊梁而出入乎初唐四傑之間。余則誦習歐陽子之文而詩格宗尚陶謝王孟所業不同然而交相質也。余與芷生應有司之試自郡邑而省而禮部靡後不偕。及芷生成進士。余旅食江淮間於是蹤跡始少睽矣。辛亥夏余在都門忽得芷生凶問初尚疑之久之而不意其信然也。初諸城劉尚書之視學於吾吳也。芷生尚在童子科請試詩古文詞尚書不之信呼至堂皇面命十二題分詠吳中古蹟。芷生不移晷而成文采斐然尚書誦之擊節不置謂為仙才尚書

嘗告所知曰余在大江南北獲其雋者一人而已。謂芷生也。芷生初名沅南尚書曰此生如芝草鳳凰清時之瑞也。因易其名曰清瑞尚書當代入倫之鑒而相賞如此則芷生之才可知矣。嘗與芷生元夜觀燈客有為廋詞之戲者遇諸塗手持謎語百紙芷生且行且讀射之輒中行未里而百謎盡矣其敏悟如此。芷生年十六時賦廣陵懷古詩有云瓊花有恨無雙蒂明月多情只二分當時衆豔稱其詞不知其為不永年之識也。余既聞芷生之歿急就其家徵遺草而芷生在時未嘗收拾叢殘零落散失者什九余因徧告

其所親為之蒐訪。昨歲其甥林子衍朝始錄其集。寄我於湘中。余以瓜代將歸。未及料理。茲乃檢校而剞劂之。定為詩二卷。賦一卷。詞一卷。奇耦文合一卷。外集詞曲一卷。又韓詩故二卷。別為一集。其所著尚有帝王世本。春秋世系考。史記補註。孟子逸語等書。皆未成。不及梓。若其詩文。則余所知而亡軼者尚多。觀此亦可以知其餘矣。芷生文翰。有目者共賞。故不具論。但著其生平本末如此。芷生姓沈。名清瑞。芷生其字也。乾隆癸卯鄉舉第一名。丁未進士。吳郡長洲人。

選

吳耦棠道易集詩序  
古之詩人。蓋有得江山之助者。江山之勝。世無有過於巴蜀者矣。杜少陵為李唐一代詩人冠冕。讀其詩者。謂入蜀後尤奇。此其劍閣夔門之壯。玉壘銅梁之險。諸葛武侯之戰畧。揚雄王褒司馬相如之文藻。寔有以陶冶其性靈。而發揮其論識。又經天寶喪亂之餘。憂時感事。鬱於中而形於外。其忠愛之誠。稷契自許之志。時時流露於一吟一詠間。無非有所觸而後興者。不然。安能淋漓悲壯若此。吾友吳耦棠。孝廉於乾隆乙卯之歲為蜀游。其後五年當嘉慶己未。余以

翰林出守重慶。初至，謁大府於成都。因得與耦棠相見於浣花溪上。是時白蓮教妖人方作亂於秦蜀楚豫間。劍門南北。灤水東西。烽烟四起。余亦疾驅之官。其明年春，耦棠乘舟南歸。道出重慶，留止。余解中者匝月。然其時余治戎孔亟，桴鼓之聲日告警於四境。無暇盡故人雞黍之歡。又其後五年，戎功既歲，余歸省先人墳墓。與耦棠相見如夢寐。耦棠殷勤置酒，若為余慶更生者。又三年歲丁卯，余解組歸田。耦棠乃出其前游蜀時所為詩示余。余受而讀之。身世安危之跡，友朋聚散之緣，不禁交感於中。嗚呼！耦棠之初

入蜀也。維時海內承平，八方無事。蜀中尤繁盛。商賈舟車輻湊，寶帙火毳，帛疊蘭干之貨，炫熿市廛。巴歌渝舞，絲竹管絃之聲，晝夜不絕。天下無不知錦城之樂及其歸也。賊烽蔓延，百姓流離畏避，穴處巢居，以自固。求緩頰，使之死守，冷服短後之衣，驅馳戎馬間。余亦奉威勸，公之檄，日隨大纛，奔涉荒山窮谷，埋刀斗而炊，夜則支穹廬，草間以蔽風雨，磨墨盾鼻，草軍符。終歲不遑寧處。無復登山臨水之興，吟風弄月之樂也。而耦棠獨以蕭然無事長言詠歎。凡山川風土物產人事，耳有得，目有遇，悉從容敘述，裒然成一家

之言雖以繼浣花諸作何多讓乎昔嚴武之治蜀也  
李白賦蜀道難章梟之治蜀也陸暢賦蜀道易難易  
何常有視其人為變遷者矣耦棠於蜀睹其易又睹  
其難今之蜀官守其職民安其業劍戟銷為農器桑  
麻雞犬之盛漸復舊觀是蜀道又化難為易惜乎耦  
棠離蜀久不復大筆濡染以為太平潤色也

松陵古多詩人號稱風雅之藪去郡四十里於旁邑  
為最近余生平足跡半天下禹貢九州之地無所不  
到獨未至松陵於是邦之賢士大夫相識甚少文簡  
金公吾師也而其弟二雅先生未嘗一接顏色廣文  
約亭與余姻婭助教陳芝房吾老友此兩人皆締交  
三十年商榷文字寒暄相問無間亦未一登其門聞  
之文直受初唐四傑衣鉢余愛其文心維口誦不置  
卒亦未嘗接一日之歡是余與松陵人之緣特慳焉

遂高堂詩集序

松陵古多詩人號稱風雅之藪去郡四十里於旁邑  
為最近余生平足跡半天下禹貢九州之地無所不  
到獨未至松陵於是邦之賢士大夫相識甚少文簡  
金公吾師也而其弟二雅先生未嘗一接顏色廣文  
約亭與余姻婭助教陳芝房吾老友此兩人皆締交  
三十年商榷文字寒暄相問無間亦未一登其門聞  
之文直受初唐四傑衣鉢余愛其文心維口誦不置  
卒亦未嘗接一日之歡是余與松陵人之緣特慳焉

選

今春陸子靜山持其友陳四橋先生詩一冊示余曰  
吾鄉之詩人也。是嘗學於周味閑金二雅兩先生之  
門。余披其卷而讀之。其志和其音雅。不為矜竒炫異  
之語。而陶冶性靈。別裁風雅。浸淫於三唐諸賢。而不  
入蘇黃以下滄海橫流之習。古所謂不煩繩削而自  
合者也。惜余未識其人。余與先生相隔若咫尺。縱一  
葉之舟。不十刻可到。而僅僅託諸聞風相思。弗克登  
先生之堂。抵掌論心。議論古今。詩人異同得失。一證  
其所知所聞。則余僕僕風塵之况。亦可愾矣。題數語  
簡端。仍託靜山歸之。

二波軒詩序

古者文武之道合。故人才盛。曹景宗一武夫而能賦  
競病之詩。杜元凱胸有左癖。乃建晉室平吳之績。蓋  
不讀書不能曉天下之務。而况當夫折衝禦侮。竒變  
萬端之會乎。故人必有文事。然後有武備。夫文章者  
讀書之餘事也。而詩又文章之一體也。然觀于魏武  
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嘗注孫子十三篇。以垂後世。而  
橫槊賦詩。又為唐宗詩人之先導。則詩亦豪杰自命  
之士。所不廢者歟。吾友王君惕甫。有令子白穀。之自  
務善讀書。以叔聽夫死于白蓮教之亂。無子。立穀之

為後遂以難陰雲騎尉起家為守備彎弓佩刀奔走  
 大府鈴下馳逐於高牙大纛之間其為人也短小精  
 悍雖長不滿五尺而材武勝人又以其餘力為詩古  
 文詞清超拔俗不繩削而合於古人當吾世而求文  
 武兼資之士此非其選耶暇日以其二波軒稿寄予  
 將索一言為之序予思往時官于蜀值白蓮教之亂  
 以書生短衣匹馬左帶刀右橐筆從大府馳驅萬山  
 之中磨墨盾鼻草軍符每日數萬言夜卧寫廬下聽  
 營門鼓角聲自笑平生不料及此今穀之乃以羽林  
 孤兒身受陳詩之

朝廷武功爵從事兜鍪乃適逢清晏四方無事獲以  
 其閑暇懷鉛握槧寄情於吟風弄月之事以承其家  
 學其視予往時境雖相反而事實相成也予老矣不  
 復堪為當世用他日  
 國家蒐羅賢雋而能出其平生所蘊充干城腹心之  
 選且作為鏡歌播在萬人之口者非穀之之望而誰  
 望哉因不揣固陋輒以荒言弁其簡



皆以付梓行世。惟所為詩秘而不宣。予屢勸之出。而未許也。嘉慶戊寅。先生以微疾遽歸道山。令弟星衢。乃裒集先生平日所存詩。艸編為八卷。亦不能次其先後。蓋蒐羅於叢殘之中。而略以類相從。云爾。剞劂既竣。復附以王采薇夫人遺艸一卷。夫人乃先生元配。文藻過人。先生終身不繼室。亦為嘉耦。難再得耳。先生詩初效青蓮昌谷。以奇逸勝人。先輩袁簡齋嘗謂近代詩人。清才易得。奇才難得。而推先生為奇才。晚年沖和靜穆。乃近香山老人。舉世尊之。而先生乃歛然不自滿。今其詩具在。視王仲則洪禔存有過之無不及也。二子皆毘陵以詩鳴者也。少與先生齊名。故妄為論斷如此。

無不及也。二子皆毘陵以詩鳴者也。少與先生齊名。

故妄為論斷如此。

選

彭瑤圃侍御詩序

乾隆嘉慶之間予與彭子瑤圃同官京師昕夕過從嘗見彭子自頽其室曰簡緣即以自號於戲簡之時義大矣哉夫人在天地之間緣至則生緣盡則死始終之際因乎造化自然之數雖聖賢仙佛不能逃也昧者不知乃溺於骨目恩愛之私而迷於富貴利達之見縈枯得喪之念日縈繞於胸中有生不及百年而動為萬世無窮之計遂至沉淪於苦海而不自知無他繫於緣而不能簡之故也彭子生長閩閩之家南昀芝亭兩先生祖孫相繼理學文章傾動一世彭

子承其餘慶。早登科第。為達官。方當強仕之年。即養望林泉。讀書談道。蕭然於聲利之外。意有所得。輒為詩歌。以自娛。所作不多。皆飄飄乎有超世之想。此其湛然固已。銖視金玉。塵視軒冕。尚何有世緣為之累耶。世緣簡則道心堅。道心堅則詩學亦進。於高明之域。非夫斤斤於聲律對偶之學者所可同年而語也。往予與張子船山宴坐。客有問詩法於船山者。船山曰。且讀佛書。客茫然不解。即予亦不能解也。因請其說。船山曰。讀佛書則識解自超。天下未有識解不超而能以詩鳴者。彭子之詩。其妙處在識解之超。而不

在語言文字間也。其識解所以超者。簡於緣之故也。今彭子之墓木拱矣。其從子詠義。孝廉奉其遺稿。請序於余。因著其說於詩卷之端。

選

顧德草詩序

余於乾隆庚子辛丑間因候春官之試留滯都門吾友德草顧君適假館於東城楊冠軍家所居密邇昕夕過從每談論古人詩文即自出所著相質余性疎脫詩文皆信筆而出而德草苦心孤詣不驚人不休如是者兩年德草遂有西蜀之行余亦放歸故里消息不通者十年及余於壬子歲自福建典試歸過家上冢即拜楚南視學之命余諄諄邀德草同行而德草堅以親老不忍遠游辭余不能強也洎余引疾歸田方將訪求少年同學之友情話消憂而車笠舊交

十不一存。惟德草年已八十。巋然獨存。若魯靈光。精力矍鑠。尚能訓課生徒。藉束脩之入。以自養。每與余敘述舊遊。不勝今昔之感焉。暇日索其詩。手出一冊。僅一指許。厚披而讀之。少壯之作。芟削殆盡。所存者千百之一耳。而詩境益幽深峭厲。若非世間人語。嗟乎。士抱才而不過於時。其抑塞磊落之氣。固有若是。其鬱而不抒者乎。夫德草弱冠之年。以無雙才氣。超越儕偶之中。一挫於時。遂坎坷侘傺以老。當其自家入都也。亦未嘗不欲磨厲故業。如偃陽人之蘇而復上也。卜諸神不吉。遂息意而為蜀游。其入蜀也。攬玉

壘銅梁之險。訪岷峨之勝。作大府賓客。科頭箕踞。脫略公卿間。若杜甫之於嚴武。陸暢之於韋臯。不是過也。望雲思親。萬里來歸。甘守困窮。以終潔養。今老矣。白頭如雪。陳椽里巷。問一生湖海之氣。消磨盡矣。功名事業。均付之無何有之鄉。所抱而不忍釋者。惟此一卷詩。其胸中抑塞磊落之氣。寄焉。而少年杵臼之交。余以外無人矣。余而無言。誰復能道其生平者。因為序而歸之。

王芥山詩序

昔時吾鄉有雅言堂詩人之會。同會者八人。予識其三。張子補梧也。鄴子小山也。王子芥山也。夫三子者。皆績學工文辭。皆偃蹇不遇於時。古所云詩人之窮。莫三子若也。而其中芥山之數為尤奇。三子雖皆不達。然鄴尚以進士起家。一為潁州教授。張雖無祿。尚登名於賢書。惟芥山以諸生終。且無年。鄴有子孫。雖不讀書。尚能延其似續。張雖無子。而以兄子為子。芥山無子。其族姓無可繼者。不得已以寮壻吳氏之子為子。其子既貴而歸其宗。芥山仍無子。嗟乎。豈詩果

能窮人耶。何斯人之數之奇。乃至於此極也。黃子紹武。芥山之高足弟子也。拾其叢殘詩草。彙為一編。將付梓人。剞劂行世。而問序於予。夫芥山之詩。學於沈。歸愚先生之門。其論詩也。一以沈氏為宗。惜惜大雅力。追正始之音。不為北地之叫號。不為竟陵之孤僻。不為雲間之華綺。自寫性靈。必合於風雅之旨。貽諸後世。必有心藏心。寫之人。則詩與人。皆不朽矣。吾因追想夫雅言堂諸子。當日風流文采。震耀一時。今鄴詩無存。張曾自刻其稿。歿後散亡。不可考。其他世且莫能舉其姓名。而芥山之詩。獨傳。不可謂非幸也。是

編既傳。學者將俎豆之於賢人之間。雖無子孫弗憾也。是又芥山之幸於鄴張二子者也。

選

董午橋遺草序

人生天地之間。蓋有情物也。而情之所感。惟山水友朋為最深。鄉曲之人。其足跡不越里閭者。勿論矣。若士大夫宦遊四方。所過名山大川。必登臨嘯傲。以攬其坤靈結構之奇。所遇當世賢豪長者。亦必有肝胆相向。結為死生之交者。事過境遷。偶一思之。輒不啻身歷其地。而親接夫人之馨歎也。而烏能一日忘與余平生宦遊。於楚於蜀。於秦於齊。皆車轍馬跡所經歷。而惟蜀為最久。自嘉慶四年。出守重慶。維持治戎。孔亟。朝夕不遑寧處。既而奉威勤公之檄。召入幕府。

與聞帷幄事。由是佩刀橐筆。日奔走於高牙大纛之間。南至夔門。北至劍閣。道遠二三千里。荒山窮谷。無所不履。而一時文武才雋。無小無大。皆得結縞紵之歡。如是者七年。然後遷去。故所經山水。惟蜀為多。所交友朋。亦惟蜀最夥。其既去也。不能無依依之思。於時威勤公之幕。有餘杭董生榮緯。以文學起家。為州判官。從公司箋奏。予因而識之。生秀羸。若不勝衣。慎交遊。寡言笑。恂恂然君子人也。至其筆札之妙。伯仲琳琅。因負求祿以事其親。屈志卑官。非得已也。繼從事川東。復為上官之事。牽連褫其鞶帶。嘉慶癸酉秋。

滑臺有警。生從文敏張公禦寇於彭城之北。叙勞以典史用。未及到官。病歿。余聞其死。甚哀之。歲在戊寅。生之子基泰。手生詩文一編。叩吾門而請曰。先人生平公所知也。歿後遺書散亡。此則在秦蜀時所作。今僅存者。惟公論定之。予觀其詩若文。所紀名山大川。皆予疇昔之所登臨也。所述賢豪長者。皆予疇昔所接。裳聯襪推襟而送抱者也。一時山水友朋之感。紛然振觸乎胸中。且悲生負過人之才。而不一試。又喜其有子能讀父書。抱其叢殘之州。而勿失也。爰述其顛末於簡端。而歸之。

戊戌吟草序

往乾隆戊戌歲予奉學使劉文清公之檄至江陰使院試以詩古文辭維時同試者有高君應飛江陰人也頎然丈夫鶴立於雞羣之中余心慕其人一通姓名於風簷之下越歲己亥余與君同舉於鄉始登其堂修士相見之禮君兩試春官不第以病卒音問遂絕其後四十年君之子照來持君詩一卷曰戊戌吟艸問序於余此即余與君初見之歲也當是時我我兩少年意氣奮揚有俯視一世之概君既不祿余亦老病自廢無補當時讀君詩不勝今昔之感焉君嘗

與予述其先世事。方  
王師之下江南也。江陰最後服。城既破。督師者下令  
屠其人。高氏之祖在城中。不及避。則匿身米積中。兵  
至。入其家。搜牢無所得。睹州圉。不知為何物。舉長矛  
刺之。三幸而不中。事平。復營其室家。五傳而至。君世  
守其德弗衰。今照襁褓失怙。而復能讀其父書。為學  
官弟子。謹守儒業。且抱其先人之叢殘遺。州而思有  
以表章之。非故家世澤之長。而能如是乎。余家本丹  
陽。先曾祖當甲乙之際。避兵南徙。道逢潰卒。被兩矢。  
不中。赴水。洄而免。因卜居吳門。四傳而及。余身是。余  
與君兩家。門祚危而復安。其事又相類也。讀若詩。既  
傷逝者。行自念矣。

借秋亭詩草序

余自鄉舉後即奔走四方。既而服官中外。於故鄉後來才雋均茫然。不知其姓名。自五十以後。解組歸田。訪求嘉士。吾友吳玉松、張蔣塘兩公。皆盛稱蔡生才。蔡生者名雲。號鍊根。積學工文。吳下高才生也。洎余主講紫陽書院。覽生詩。若文果清通簡要。一規一矩。有先正之典型。余雖不識其面。而心愛其才。望其早有知遇。以致身通顯。無如久困場屋。竟老死諸生中。往年有吳氏以生試帖付梓。余既序而行之矣。頃道光庚

寅秋有程生嶺梅亦蔡生門下士蒐羅蔡生古今體詩編成借秋亭詩草七卷授之梓人亦索序於余借秋亭蔡生所居之室也余因覽其詩清通簡要如其文余因思詩之為道也以性情為之體以諷諭為之用書曰詩言志古之詩人不過自道其意中之所欲言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而世運之盛衰風俗之貞淫與夫生人之忠孝節廉一切可歌可泣之事皆寓乎其中故孟子以詩為王者之迹自唐宋以後以詩取士而士皆爭奇鬥巧以求勝然後詩體日變亦詩境日開如韓退之蘇子瞻詩中之伯才也李長吉楊廉夫詩中之魔道也此皆求勝於詞而不求勝於意惟務炫耀世人之目以為快古人溫柔敦厚之教微焉矣今蔡生之詩本之於性情用之於諷諭惟取詞達理舉而不襲夸多鬥靡之習正始之風猶存焉是可傳也

選

醉鄉仙館詩序

士之遇不遇。蓋亦有命哉。自唐宋以來。以科舉取士。士雖茂才異等。不得不頓首而就。有司之繩尺。所謂有司者。未必皆蓄道德能文章者也。偶奉朝廷之命。遂坐臯比。操不律。以進退一時之士。有司以為可。其人即致身青雲之上。以為不可。其人即沉淪於草澤。而不敢怨。不惟不敢怨。又且從而摹擬之。以求其合。操此術以求士。是求馬於唐肆也。烏能得士。而士之負才不遇者。亦由此日多矣。農部盧君笠峰。手詩二冊示予。且求序。予取而讀之。則常熟黃生金臺之作。

也。其詩戛然獨造，不苟為炳炳烺烺。大旨以杜韓為宗。杜云健筆凌雲，韓云硬語盤空。殆其所取資者矣。抑吾聞古人之論詩也，其致不同。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而李太白則云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然則士衡之所云正太白所不屑道者也。今黃生之詩與陸異趣，與李同旨，亦既成一家之言。近日吾鄉後進之士論詩者，大率致意於采色聲音之間，生獨不然。則亦豪傑自命，不肯隨俗流轉者矣。生向時肄業於紫陽書院，予初亦衆人遇之。今觀其所為詩，知其於斯事亦三折肱者，乃因頓諸生中，終其身無所遇。且年未及艾，遽化為異物，是亦詩人之窮者矣。非但不得志於有司，即鄉曲小生亦罕能道其姓字，其不幸為何如也。非科舉困人歟。有曹生文瀾，黃生之門高足弟子也。錄其師之詩，將以壽世，可謂好義者矣。因序黃生之詩而并及之。

養默山房詩序

古之詩人常得江山之助而江山助人必於遊得之。然一邱一壑雖遊不足以發其邁世絕俗之氣。惟名山大川旁薄鬱結可以見坤靈締構之奇而通都大邑黎庶繁昌物產瑋異遊於其間者登臨觀覽搜求古名流之遺跡以託諸謳思昔司馬子長周行天下名山大川而文章益奇文章如是夫詩則亦有然者也。松滋謝君默卿楚之詩人也官於吾吳介其友吳子兆慶以所著養默山房詩十卷問序於予覽其詩清音韶采蘊秀出奇蓋其生長江漢之間鍾山川之

靈氣拊時感物。發為長言詠歎。固已進步屈宋之餘  
風矣。而又因上官所委。於役於黔。水程則溯大江而  
上。經洞庭之湖。由沅湘二江。以達於鎮遠。陸程則由  
石屏之山。飛霞之巖。大風之洞。探其奇奧。一一紀之  
以詩。故淋漓濡染。實有得之於見。見聞聞而非剽竊  
模擬之所能及也。古者杜子美之詩。以入蜀而勝。蘇  
子瞻之詩。以過海而奇。若之詩。豈不同乎古之人耶。  
是。可。傳。也。

卷之彙編序

蘇子瞻有言。江山風月。閒者便是主人。有天地以來  
無地無江山。無時無風月。而閒者難其人也。士大夫  
出身事主。賢勞王事。終日埋頭於簿領之間。雖遇良  
辰美景。輒憊然而罔覺。即或有事四方。而騶道在前。  
觀者塞塗。其所經歷。未嘗無名山大川。而無登臨之  
樂。至於樵夫牧子。日往來於野田林壑之間。閒則閒  
矣。而其人生不讀書耳。雖有聞目。雖有見。其口不能  
道。而筆之書。山水之趣。亦終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已。  
由斯以言。文采風流。乃賢者不朽之盛事也。昔者蘭

亭因逸少而傳。輞川因摩詰而著。非其已事乎。瑞圃劉君家浙之乍浦。即其所居。引泉疊石。名之曰卷石園。盖有取乎中庸之義。一時學士文人。皆以詩篇投贈。君彙錄成集。索余言引其端。是園也。僻處東海之濱。士大夫車轍馬跡之所罕至。乃君所輯詩古文辭。凡當世知名之士。無不在焉。此其文采風流。必有所以傾動一時者。語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苔岑之誼。非可強而致也。他時乘興泛西泠之櫂。必當紆道海隅。訪君於卷石勺水之間。相與述舊聞而證新得。先寄斯文。以結翰墨之緣可也。

### 借秋亭試帖序

科場舊制。經義之外。試表一判。四策五而已。不及於詩。故當時庠序士。言詩者絕少。乾隆丁丑。

純皇帝以表判非士子當務之急。

命去之。而增五言排律一篇。即以丁丑科會試為始。由是操觚之士。鮮不究心於聲律對偶之學矣。原夫試帖之作。肇始唐賢。沈佺期以明月夜珠之句。馳譽公卿間。而錢起湘靈鼓瑟一詩。且致鬼神來告。盖此事為士人進身之階。非可苟焉而已也。惟其不可苟。故事有至難古之詩人。自三百篇以來。皆先有詩而

後有題試帖則因題作詩必於命題之義細意履帖  
不得放言高論鹵莽從事其難一制藝命題止於四  
子五經詩題則百家之說皆可取資士子非博極羣  
書將茫然不知所謂其難二其體近於對颺命意必  
莊遺詞必雅一切豔冶粗豪之語皆不得襍乎其間  
其難三惟其難也非專心致志不能造乎其極雖使  
李杜復生未必其能工也故論試帖與他詩不同余  
主紫陽講席十年於茲在院肄業諸生善文者甚多  
而能詩者無幾有蔡生名雲者既工於文又工於詩  
每成詩一篇必得題之窠竅會意必巧選詞必妍假

使廁身玉堂之署亦為詞林翹楚惜乎偃蹇不遇以  
終其身也生既歿有及門之士吳起麟彙生所作試  
帖三百餘篇錄為一集將授梓人而問序於余當生  
之存也初未嘗一過吾門修士相見之禮然生之績  
學能文余既已知之矣愛其才悲其遇慮其名之泯  
沒無聞幸其詩之存而未曾散軼也乃為序而傳之

存悔齋集序

古今文章之運。有一人振興。必有一人繼乎其後。如唐有昌黎。即有李翱。孫樵等。為之羽翼。宋有廬陵。即有尹洙。穆脩之徒。唱和其間。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鄰。夫文章則亦有然者也。

高宗朝南昌文勤彭公。以燕許大手筆供奉內廷者數十年。總持天下文章之柄。維時萍鄉劉金門先生。寔為彭門入室弟子。先生少稟異才。年未及冠。即舉於鄉。入京。早受業於彭氏之門。後入翰林官。編修不及二年。即超升學士。凡

遇

朝廷有大著作。無不與聞於其間。其所學經史。百家無不洞悉其源流。而於朝常國故尤所熟習。凡

祖宗神功聖德。皆言之鑿鑿。可據。尤熟於乾隆一代事跡。當時

睿吟五萬

聖文盈千。朝夕觀摩。明辨而慎思之。故於一時文治武功。皆能一一道其本末。而於域外四裔山川夷險。族類分合。無不了然爛熟於胸中。文

勤在時。倚之若左右手也。

純皇帝之初生也。往時宮監相傳有誕降在熱河之說。先生纂修

寔錄。定為誕降在

雍和宮。以

御製詩注為証。當時服其精當。他人不及知其後

仁宗升遐。大臣撰遺詔。沿舊說之訛。後知其誤。至追改

詔書。然後知先生史筆謹嚴。非他人所及也。先

生所為文。博於古。通於今。炳鱗鱗。龍文虎脊。直欲上追司馬班揚。若唐之李衛公。宋之周益公。世所稱臺閣文章者。以先生方之。不足多矣。文勤嘗病歐陽氏五代史之簡略。欲如裴注三國之例。補注之。未及成書。臨沒。以其稿付先生。先生遂博采宋之載籍。窮二十年之心。加續成完書。今已授梓行世。似此任重。致遠之事。非先生其孰能之。先生既沒。令子元齡等輯其遺稿。有經進文八卷。駢體文二卷。散體文四卷。古今體詩六卷。館課詩賦五卷。集杜集古詩三卷。杜應其命。

詩話五卷。都為一集。名曰存悔齋集。仍先生之所命名也。謂余與先生交最深。屬為序。因以此應其命。

明八家文選序

古今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以潤色鴻業  
鼓吹休明若漢魏若唐宋皆然獨至有明而寤  
焉無聞者豈古今人果不相及與嘗取有明一  
代之文觀之一壞於李夢陽再壞於李攀龍由  
是文章一塗晦蒙否塞而不可救矣夫空洞之  
文恃其虛憍之氣將虎視一時而胸無蘊蓄以  
赴之故如大樽之濩落而無所用若滄溟之文  
則如醉人語如夢中人囁語讀之十過初不知  
其於意云何書曰辭尚體要此則辭之無體要

者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此則辭之不能達意者也。而當時尚奇好異之士，奉之為巨擘，謬種流傳，至於國亡而後已。此亦文章之厄運也。雖然，自洪武迄崇禎二百餘年之間，豈無積學工文章，繼韓歐蘇諸公而起者乎？則有如宋景濂之文，如搢紳先生珮玉鳴鑾，委蛇殿陛之間；劉伯溫之文，如霜松雪竹，秀挺不羣；高季迪之文，如秋高氣爽，清商獨奏；方希直之文，如貞亮死節之士，嚼齒穿齧，握拳透爪；王伯安之文，如惜愔德音，式金式玉；王濟之文，如建章宮闕，千

門萬戶，規模大壯。唐應德之文，如神龍出海，俊鶻摩天，不受人間羈紲。熙甫之文，如布帛菽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寶。此數公者，皆能拔乎流俗，自樹一幟，而各極其妙。夫豈若彼所謂先後七子者，虛聲附和，標榜以為名者乎？余以暇日，取家藏數公之集，擇其言之尤雅者，錄為一編，聊以示文章正軌，以繼唐宋八家之後。讀者庶幾識康莊之道，而不惑於歧趨也。與

潘公輔區田說序

嘗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凡人一日不再食則飢則食固為生人第一事矣我

國家承平垂二百年斯民老死不見兵革當其際者以生以息優游太平之世可謂幸矣然天下土田止有此數而生齒日繁斯民雖逢樂歲生計常苦不足非盡民之不能謀生也古云地無遺種而今日四海九州絕無曠土閒田矣古云人無餘力而今之人雖欲勤其手足無地可畊矣此固牧民者之大憂也其可不思他計乎

考元人王楨農書中有區田一法其法創自伊尹以救當時七年之旱

國朝孫氏宅揆王氏心敬各演其說以為一畝可得穀三十鍾而雍正間直隸巡撫李維鈞曾在保定試行其法一畝可得十六石是其事鑿鑿可行頃予曾發為策問以課書院諸生而諸生中無一人知區田為何等事者甚矣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而留心經世之術者難其人也潘子公輔以高門華胄心焉胞與業已請於尊甫尚書設立義倉捐田積穀以備鄉里不時之需

矣又以負郭之田五畝募人試演區田法時時親詣田間指授方略及秋而大穫因著為區田說一冊凡治地播種耘耔灌溉諸法無所不詳又著勸農歌二十章其間所引

列聖訓言以及古今諸家之說無所不載暇日示余余受而讀之見其苦心敦勸不憚言說之煩真所謂一民飢若已飢之者矣又觀其所獲田中新稻一科發十餘穗一穗結穀三四百粒由此計之但能精其法則古人所謂一畝三十鍾之說豈妄也哉爰為序其書俾行於世彼農

家者流果奉行不急將見歲歲粒米狼戾豈有  
二舖不給之患耶道光戊子七月序

韓聽秋詩序

乾隆癸未之秋予與今司寇韓公同補學官弟  
子因而得交於哲昆聽秋先生當是時總角三  
少年聯襪倚裳雲龍相逐皆未及弱冠之歲也  
未幾司寇通藉於

朝予與先生陳掾里閑閒時時為烏衣山澤之  
遊踪跡益暱癸卯先生舉於鄉移家入都而予  
亦以大比留滯都門維時先生應禮部之聘教  
授世子予常常過其所居聽鐘山房琴歌酒讌  
賓至如歸繼而予通籍宦游四方而先生旋奉

太夫人之諱南歸十年之間踪跡稍睽隔矣洎  
嘉慶丁卯冬予解組歸田先生已抱左邱之疾  
杜門息影因而重尋古歡歲時杖履相從於今  
又二十有三年矣先生少承庭訓學有淵源於  
書無所不窺而於詩學尤深司寇之詩取法韓  
蘇槃槃大材有凌轍古今之概先生則沈思眇  
憲務為憂憂獨造之語殆古人所謂吟安一箇  
字捫斷數莖鬚者故其緣情也微而婉其體物  
也精而深論其品格當在大應十子之間高置  
一席顧自貞疾以來詩草叢殘不自收拾故散

失已多予嘗勸其壽諸梨棗以行於世而先生  
輒謙讓未遑也今司寇傾其筐篋所存凡得詩  
六百餘篇彙為一集授諸梓人予聞之快然意  
滿爰為之序吾聞六朝時江左王氏人人有集  
載諸史乘以為美談今韓氏自宗伯文懿公以  
文章名世百年以來儒雅相承門才接武先生  
令祖補瓢先生尊甫旭亭先生皆有專集今先  
生與司寇所為詩復聯珠合璧贈灸藝林是江  
左青箱之學又見於今茲也詎非我吳下搢紳  
之盛事乎道光初恭逢

國家覃恩司寇以應得光祿大夫之誥。貶封先生友于之誼。當世所希。昔人謂李鄴侯抱九仙之骨。披一品之衣。先生有焉。亦一時之嘉話也。憶昔予與先生為諸生時。奉學使劉文清公之檄。赴試澄江。僑寓暨陽書院。或刻燭聯吟。或分曹射覆。投分追歡。夜以繼日。今回想當時同學諸君子。山邱零落。無一存者。惟予與先生尚以桑榆之景。結文字之緣。不可謂非徼天之幸。故撫今追昔。不憚稱述之煩。以引其端。

尚友堂詩鈔序

國家設科取士。士人萃於一榜者。謂之同年。合四海九州之人。一旦修昆弟之好。文章相契。意氣相孚。雖數千里而遙。若比鄰也。廣州陳君雲門。與予同登乾隆庚戌榜。君既成進士。歸家養望。名在銓部。官應宰一縣。未及就選。而浸君之沒也。春秋纔四十耳。古人四十強仕。加當服官受祿之初。設天假以年。必將出其平生。胸中蘊蓄。以大有為於時。俾政績登於天府。膏澤及於輿人。乃不幸無祿。齒不及中壽。

賈志以歸道山豈非命與道光丙戌君之令子  
有功來吳門持君所著尚友堂詩鈔一卷問序  
於予因受而讀之其間述風土紀交遊撫時感  
事一一以真性情發之不為華言風語以取當  
世之譽蓋藹然有德者之言也君於登第後卽  
杜門息軌未嘗為四方之游而予一生車轍馬  
跡未嘗至兩粵故與君雖同榜寔未有一日之  
雅接杯酒殷勤之歡今乃讀其書想見其為人  
不能無頌弁雨雪之思焉當嘉慶之初元也有  
詔舉天下孝廉方正之士粵東封疆大吏卽舉

君應其選非君令聞令望著於邦家烏能及此  
予生不及識君猶幸後死而得序君之詩如青  
蠅之附驥尾一日而千里夫亦苔岑之樂也是  
為序

選

廣居樓詩集序

嘉興沈硯畦太守向在蜀與予共事威勤公幕府習其人倣儻有經濟才予歸田二十餘年無從得其消息道光戊子硯畦解組南歸顧予里門歡然道故袖中出其從祖元洲先生遺集二冊凡八卷謂將付梓人而索予為之序予維古今士大夫之膺榮名於世者其道有三門第也科名也文學也魏晉六朝以降世重門第公卿子弟落落布列于岩廊之上如南都王謝北地崔盧無不致身通顯策名史策此士之以門第

重者也。漢時公孫宏、董仲舒以對策起家，致身青雲之上。而隋唐以後，設進士科，迄今千有餘年，公侯卿相罔不出乎其中。此士之以科名重者也。古人不朽之業有三：立德立功與立言並重。士子束髮讀書，無不懷鉛握槧，以著書立說為事。文如韓、歐，詩如李、杜，皆足以膾炙人口，傳諸無窮。此士之以文學重者也。若元洲先生，以吳興華胄，上承東陽八詠之遺流，風餘韻，世傳儒雅，則門第勝人矣。起家進士，廷對以第一人及第，入詞垣，掌文衡，則科名勝

人矣。生平束身砥行，敦經悅史，嘗建希聖堂為講學之所。一時賢士皆願從之游，則文學勝人矣。士人有一於此，皆足以名世。況先生兼此三者，而其詩文溫柔敦厚，深得聖人詩教之原。此必當傳示藝林，以為後生模楷，豈可藏名山而已乎？硯畦歸田之初，卽以此為首務，可為數典不忘其祖者矣。予生也晚，不獲奉先生之教，然忝附芳塵之末，則香火因緣，固有曠世而相感者。故為敘而歸之。

選

宋觀察年譜序

汝和宋丈之守和州也。予從事於幕府，凡一切刑名錢穀諸務，皆得與聞。公愛民如子，終日坐堂上，聽訟若與家人語，必反覆得其情，既得其情，又必委曲周旋，使兩造之人各得其所，而後即安。和俗貴男賤女生女者，或不舉，公創建育嬰堂，收養民間遺棄嬰孩，置瀕江洲田，取其租以充經費。為久遠之計。州境臨江，夏秋風信，非常舟行者，每遭其險。公於針魚嘴地方，設立救生船，以備不虞。乾隆乙巳歲旱大飢，公請帑賑

貧復出私財製棉襖以給百姓之寒無衣者明年春大疫公令人四鄉收埋路斃骸骼此皆予目擊其事可以傳信者也其後守泰安守濟南督山左糧儲其寔心寔政彼中人士皆能言之予不多述也夫世之牧民者養尊處優竭百姓之脂膏以營其私而其視閭閻之歡愉愁苦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動於心亦未嘗不躋高位享榮名試問其心其能不愧怍於天人否耶若公之莅官行政可謂盡心焉者也此公自著年譜自始生以至於老事迹咸備其歸田

以後處分家事秩然有法而於

國家若水旱兵戎諸大事亦必載之以筆殆古所謂身在江湖而心存廊廟者與公年垂大耋高朗令終在邦在家人無間言可謂篤寔君子矣予知公最深讀其書慨然想見其言之顧行行之顧言而不勝山陽之慟也故直筆敘之

汪允莊詩鈔序

余與小雲司馬締紀羣之交有年矣其一門風雅當代艷稱之淑配允莊夫人今之曹大家也幼懷貞敏性耽墳史心聲心畫絕妙一時近歲輯明人詩哀然成集付諸梓人以行於世余得而讀之覩其蒐羅之富抉擇之精中心欽遲已久頃以所著自然好學齋詩鈔見投問序讀之累日其旨遠其詞文其律在錢郎温李之間而不落蘇黃豪縱之習可謂古風人之遺矣夫東南文章之盛莫過於六朝然王氏青箱之業人

人有集而不聞閨閣有人謝家羣從若芝蘭玉  
樹之生在庭階而以道韞之多才僅著柳絮因  
風一語此外無聞焉豈默守夫禮經內言不出  
之訓故秘而弗宣與抑思孔子刪詩首序關雎  
一什其詩出自宮闈其他若鷄鳴若桑落諸篇  
皆出自巾幗中聖人未嘗不錄蓋坤之為道內  
柔順而外文明大易所以著黃裳之元吉也今  
允莊夫人以出風入雅之才為茹古含今之語  
而又得才子為之配閨房靜好琴瑟和鳴此真  
文齊福齊人生適意之遭無有過於此者亟付

梓人天下之寶令天下共見之可也

選

憶秋館詩序

善乎陸士衡之論文也。曰：詩緣情而綺靡，蓋詩之為教，必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然後溫柔敦厚之旨，抑揚反覆，其感人也易入。是固非矜心躁氣所可襲而取也。汪氏允莊以憶秋館詩一帙示予，其詩為婁東顧君叔度所作。予展卷讀之，其旨遠，其詞文上接武於齊梁，下擷芳於溫李。無世俗叫囂之習，鹵莽之氣。泯泯乎有古風人之遺音焉。夫詩教之流傳也，凡經數變，自有宋蘇黃二公崛起，以沈博絕麗之才，運以磊落英

多之氣將欲驅使六籍囊括百家此固極風雅之變而古人溫柔敦厚之意蕩然無存矣元遺山滄海橫流之歎良有以也今顧君所作斂成就法踈釋矜平讀其詩不知其情之生文與抑文之生情也質諸古人溫柔敦厚之旨殆庶幾焉予未稔君生平然聞君向游於頤道先生之門獲其緒論為多始知操觚一事必有師傳辨香所在夫固非苟焉而已也

### 隨園尺牘序

往余以袁簡齋先生四六文依李善注文選之例箋之業授諸梓人行於世矣未及其詩誠以詩中所驅使典故皆已載在四六文毋庸重儻也今丁君某復箋其尺牘將授梓而問序於余夫尺牘非古文也然昔賢歐陽蘇黃諸公皆錄入全集中藉是以見一時朋舊往還之情好亦後人文獻所徵非可以弁髦棄之也況先生以粲花之舌託諸筆墨間議論縱橫諧謔襍出尤於古人尺牘之外別開生面而胸中卷軸既多

則隨意所之。古之遺聞軼事，絡繹奔赴於腕下。讀者不知，每興望洋之歎。丁君所為，適與余曩者箋注四六文之意同，亦藝林一佳品也。

### 阿育王傳序

昔如來遇德勝小兒弄土為戲，見佛三十二種莊嚴妙相，遂捫倉中之土以奉世尊。是小兒者以是因緣，得為轉輪聖王，即阿育王是也。其後佛滅度於雙樹下，其徒以彼家法茶毘之，收得舍利三斛。阿育王運其神力，一夕造八萬四千塔，一塔一舍利，散布十方世界，而為供養。其在中國者，寧波阿育王祠所藏舍利塔是其一也。阿育王之父為頻頭莎羅王，母為婆羅門女。阿育王初任殘殺，其後深信三寶，得証善果，則所

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也。此阿育王傳出釋藏中西晉時三藏法師安法欽所譯嘉慶乙亥刻於吳門虎邱小普陀主僧乘戒屬予為序。予觀其卷首已有金華宋學士之序矣。可無贅言。惟是予往遊於鄞曾至阿育王祠瞻禮舍利塔親見舍利金色光明當時贊歎至人現化不可思議。今又得此傳具詳阿育王奉佛始末因緣相生不可以無言也。因允乘戒之請而作後序。

江鐵君制義序

制義為文章之一體所託甚高其體代孔孟立言非三代以上之書不敢述非尋常論說之文所可同日語也。近日操觚之家不守先民矩矱以致文章日敝而約舉文章之弊大畧有三。讀書不多也。析理不精也。用心不深也。惟讀書多然後能達天人之奧。惟析理精然後能探聖賢之蘊。惟用心深然後能去陳言而發新義。否則稗販於房書闡義之中相與習成雷同勦襲之說而已矣。江子鐵君為先輩叔雲先生之文孫

少承家訓修學好古。既長從彭尺木汪愛廬兩先生游。觀摩奮厲務蘄深造。古人堂奧最後游於錢辛楣先生之門。聞其微言緒論。所學益有根柢。其所為文。一以先正為宗。雖不諧於世俗之好弗顧也。嘗集有明至今三百年以來諸名家之稿。詳加抉擇。取其合者。手錄之。裒然成帙。於斯事可謂三折肱矣。予嘗謂文章有難易兩途。若班揚文之難者也。歐蘇文之易者也。卽以制義而論。為其難者。文止大力。諸公是也。為其易者。大士陶菴諸公是也。予生平為文。往往出之以易。而江子好為其難。趨向不同。然而交相善也。善乎莊生之論斫輪也。曰與其甘而不固。毋寧苦而不入。若江子之文。殆寧居其苦而弗屑於甘者。與江子積平生所作。僅二百篇。其及門之士。將付諸梓。人予因以荒言引其端。將以告夫當世之操觚者。

金氏楷體正蒙序

先正有言讀書必先識字然而識字甚難古文之流傳在世莫古於夏王岫嶼碑然此碑歷三代秦漢六朝絕無一人知者至李唐中葉始出其真偽不可知諸家釋文亦各有異同則識猶不識也自揚子雲好為奇字後代因之若汗簡若龍龕手鑑等書其字皆怪怪奇奇不適於用由是考文之士不得已而歸於許叔仲說文解字一書近代操觚家翕然宗之然許氏之書亦有不可盡信者如劉為卯金刀剛卯金刀之禁

載在王莽傳而許氏乃改劉作鎰董卓時有千里草之謠董字明明从艸从重而許氏乃改董作董此其謬皆顯而易見者然則識字豈易言哉今山陰金氏作楷體正蒙一書凡八卷首曰偏旁通例次日從今三日別俗四曰正誤五曰辨異六曰通用七日備考八曰雜說蓋博取古今人之說而折其衷不離許氏之說而又補許氏之所未備苦心孤詣誠小學之津梁也豈止童蒙誦習而已哉夫古文變篆籀篆籀變八分八分變楷點畫結構已離其宗而由委溯源因葉尋根尚可索考而得其梗概否則蔡中郎之碑識者譏其豐豐不分顏魯公署名世且謂其不識真字其他如以對為對以洛為雒又出於世主一時私衷襲謬承訛其所由來者久矣識字不甚難哉

重刻詩韻含英序

自吳興沈氏定平上去入四聲而韻學以興後世操觚家奉之如金科玉律雖然韻學非易言也詩三百篇有天籟自然之音楚詞漢樂府尚可與之印証迨六朝以後古音盡失其傳今試言其一二如壽字从竹則為籌入尤韻从水則為濤入蕭韻不知古時壽字何音也孚字从草則為苒入虞韻从水則為浮入尤韻从火則為焯入蕭韻不知古時孚字何音也推此而言不可悉數不知其音何韻之有然萬物以適於用

者為貴則韻書亦功令之所準則也唐時用廣韻宋時用切韻明時用正韻皆一代功令所頒今世所用韻書則以

佩文齋所定之韻為宗平上去入定為一百六部由是詩賦家守之若鴻溝之不可越

聖祖朝曾命儒臣輯成佩文韻府一書援引百家之書因韻求字因字求藻雖儉腹之人皆能由委而得源

聖主作人之意所以嘉惠藝林者誠古今所希有而山陰劉豹君約之為詩韻含英將以資初

地學人揆藻擣華之助往者士大夫家塾中必置一冊今歲久原刻模糊吳生志恭重付剞劂又以南昌彭文勤公所輯詩韻異同辨列諸簡端俾學者展卷了然不致誤讀雌霓謬呼伏臘其好人所好之盛心良足嘉尚頃請序於余因書此以引其端

吳郡名賢補遺序

嘗曠觀古今人雖王侯將相當時則榮沒則已  
焉惟忠孝節廉之士其名常存於天壤之間孔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若是乎名亦聖  
賢所甚重也安化陶公撫吳時曾於滄浪亭建  
吳郡名賢祠取顧氏所藏諸賢遺像鑄諸石彙  
於一堂春秋享祀誠盛舉矣然此外賢而無像  
者亦不少其人諸同志復搜羅載籍其姓名可  
考者又得五百九十六人彙為一冊附於前所  
鑄諸賢之後俾世之人因其姓名稽其事跡頑

廉懦立聞者莫不興起焉未必非世道人心之  
一助也因濡筆為之序

### 蓮因集序

宋人謝希孟有言自遜抗機雲而後天地英靈  
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此雖出於一時  
嬉笑之言然古今秀靈之氣實有鍾於婦人女  
子者若鍾氏所輯名媛詩歸一書臚列姓名班  
班可考也張生伯冶弱冠從余游迄今三十五  
年其詩才畫筆妙絕一時其室人錢氏守璞字  
蓮因以詠絮之才簪花之筆工詩詞善翰墨鴻  
案相莊更唱迭和古人所稱嘉耦無以過之余  
嘗論古來才女若朱泚真有其才而無其耦若

李易安有其耦而無其命若葉小鸞有其慧而無其福今蓮因既抱雋才又逢嘉耦此時從夫子之官粵西從此江山助美翟第增華文齊福齊實有古今閨閣中所禱祀以求而不可必得者於其將行出其所著詩詞問序於余因濡筆為此序即以餞其行

### 吳郡文編序

長洲顧子湘舟彙輯古今文章之有關吳中文獻者為吳郡文編一書介司寇韓公徵序於余觀其序目自漢迄今分為二十八門編成二百四十六卷美哉洋洋乎誠藝苑之大觀矣余與顧子無一日之雅其所為書又未得窺全豹僅見其序目且古人無一書兩序之例今是編已有蘭坡朱公之序矣似無可重僿者贅以蕪辭毋乃有未同而言之咎與然顧子之為是書心力勤矣有桑梓敬恭之誼況又重以司寇諄諄

之命。余雖欲無言，不可得也。則姑以鄙陋之，引其端，竊惟文章一事，作者固難述者，亦不易也。江左人文著於天下，人握隨侯之珠，家抱崑山之璧，然著錄之家，窮達既殊，顯晦亦異。史公作史，藏在名山，王氏論衡，秘諸帳底，此蒐訪之難也。文章載道，古有成言，而風語華言，亦災梨棗，玉臺宮體，每多累德之辭，昭明選樓，亦收美新之論，此選擇之難也。又搢紳所作，半出於記室，典籤若本，初檄魏之文，陳琳削簡，常何匡唐之牘，賓王捉刀，事雖出於代庖，文必原其作手。

而近著流傳，姓名無考，此徵實之難也。又草莽小生，動輒著書，扇一孔之論，肆三端之辨，言非擇其尤雅，談或出於無稽，襲謬承訛，動盈卷軸，此傳信之難也。惟去此四難，衷乎一是，庶幾可以發揮鴻業，孺嚙道真，顧子之為是編，將以繼昔賢不朽之業，故不揣固陋，貢此荒言，以為嚆矢云爾。

顧氏賜硯齋叢書序

古之人著書立說嘗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然而作者難傳之者亦不易得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後世所傳僅僅存堯舜二典此外無聞焉即此以觀古人之書傳者什一不傳者什九矣今試取漢唐以來史家所載藝文經籍等志班班臚列者索之其存者有幾當其時作者非不苦心孤詣窮年累月裒然成一家之言以冀後世賞音者傳之於無窮而忽焉化為灰燼蕩為烟雲而歸於無何有之鄉雖

其中有幸不幸之歎存焉然抱殘守闕發微闡  
幽固後死者之責也計自新都楊氏有漢魏叢  
書之刻後之繼其事者頗多顧文人著錄往往  
詳於古而略於今故昭代之書采者無幾顧子  
湘洲今之好事者也嘗取

本朝人所著之書手自編輯積成百種名曰賜  
硯齋叢書上者附庸經史次及方輿物產陰陽  
術數之學下至詩古文辭無所不備將授諸梓  
人而索予為之記昔楊子雲著太元經謂後世  
有子雲復生然後能知我言乎知己之難也湘

洲此舉可為古人之知己矣湘洲又嘗集吳地  
名賢之像係之以傳贊梓行於世其尚友古人  
之心至深且摯今之梓行是編也猶是尚友名  
賢之意也夫

畫史彙傳序

古人之為學也。左啣而右史。畫之為術。與書契同尊。孔子入周廟。而見周公負成王啣。畫之見於三代以前者如此。漢文翁石室。武梁祠。皆有畫像。尚不著畫者姓名。至六朝以降。顧陸張曹。聲華漸著。迄唐代李思訓。吳道子之徒。遂以畫名家。右丞王維。復開山水一派。為南宗之祖。宋元以來。遞相祖述。繼起者不可勝數矣。故作地志者。必列藝術一門。凡善畫者之姓名里居。皆詳載於篇。而專著一書者。如南齊謝赫之畫品。

錄唐裴孝源之公私畫史張彥遠之歷代名畫  
記宋劉道醇之名畫錄郭若虛之畫見聞志  
米芾之畫史鄧椿之畫記由元及明畫家林立  
記述愈多

國朝周亮工之讀畫錄以及孫氏高氏之銷夏  
記錄釐然成一家之言然其書各就所見言之  
闕而未備今彭子閔峰生有畫癖家藏名跡甚  
夥不啻顧厨米舫暇日集古今畫家著其生平  
事迹彙成一書凡著於錄者七千五百餘人以  
備賞鑒家之稽考又慮觀者檢閱之煩因以姓

相從各分時代復以詩韻平上去入四部分其  
前後俾後之人每遇名畫展卷了然其嘉惠藝  
林匪淺而彭子積數十年之精力廣搜博採而  
成此書可謂苦心孤詣矣書成凡七十餘卷名  
之曰歷代畫史彙傳屬序而行之

圓妙觀志序

道教之興權輿於柱史孔子訪之既見而有猶龍之歎則其為教固與吾儒同源而異委者也唐有天下自以為李氏精苗遂尊老子為元元皇帝若禮經所謂所自出之祖由是宮觀徧天下迨宋真宗托天書之瑞特建玉清昭應宮以崇奉香火而其教益大行凡卿相歸休者必提舉宮觀以示不棄故舊之誼然則道教之重於世其來久矣闔閭城之中有圓妙觀肇始於典午咸寧法門香火厯今一千五百餘年誠東南

一大道場也而載紀闕如世人無所稽考顧子  
湘洲今之好事者志在表章文獻蒐羅志乘積  
有歲年著成圓妙觀志一書共十三卷遺文軼  
事小大畢載俾稽古者了然心目之間誠盛舉  
也吾因而有感焉古今來帝王卿相當其得志  
時無不窮臺榭陂池之勝以自娛乃不一轉瞬  
而蕩為灰燼鞠為茂草其大者若秦之阿房隋  
之迷樓下而至於石之金谷李之平泉皆是也  
惟浮屠與老子之宮雖歷滄桑之變而不廢其  
果何修而得此哉蓋彼皆私為一人所有而此

則公諸十方海衆而無常主以此見獨樂不若  
與衆其勢然也而况真靈所憑常有鬼神呵護  
乎若圓妙觀一區嘉慶間大殿燬於雷道光初  
三門燬於火吾鄉士大夫皆集衆力而修建之  
以還舊觀亦可悟彼教之所以長存而不廢非  
無故也因序斯志而并及之

沈氏四種傳奇序

紅心詞客傳奇四種亡友沈蕢漁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名起鳳字桐威別號蕢漁工於詞故自號紅心詞客少以名家子博學工文章乾隆戊子科舉於鄉年纔二十有八累赴春官不第抑鬱無聊輒以感憤牢愁之思寄諸詞曲所製不下三四十種當其時風行於大江南北梨園子弟登其門而求者踵相接歲在庚子甲辰高廟南巡凡揚州鹽政蘇杭織造所備迎鑾供御大戲皆出自先生手筆顧生平著作不

自收拾晚年以選人客死都門叢殘遺草悉化  
灰燼余歸田後追念古歡訪求數十年僅得其  
紅心詞一卷業已壽諸梓人矣頃復得此傳奇  
四種歡喜無量夫傳奇雖小道其所由來者遠  
矣蓋古詩三百皆可被之管絃乃一變而為楚  
人之騷再變而為漢人之樂府三變而為唐人  
之詩四變而為宋人之詞五變而為金元人之  
曲其體屢變而不窮其實皆古詩之流也先生  
博極羣書若出其胸中所蘊蓄作為文章自可  
成一家之言既不過於時則有所芬芳悱惻之  
言一切寓諸樂府俾世之觀者可以感發善心  
懲創逸志雖謂其詞有合乎興觀羣怨之旨可  
也余故登諸梨棗與當世好事者共賞之譬諸  
管中之豹窺見一斑而已

選

尚友圖贊序

甚哉友道之難言也。古之人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夫是之為友，志不合，道不同，雖所夕聚，處藐若山河耳。志合矣，道同矣，萬里猶咫尺也。千秋猶旦暮也。是故孟子論一鄉善士，推之於一國，推之於天下，猶以為未足，而必尚友。夫古之人，豈鄉國天下必無一人焉，可與通同心之言，敦斷金之誼哉？惟見夫古之人，言論丰采，寔有足以動人欣慕者，故不禁頌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想見其為人。也。三代以前，遠而不可邇矣。漢

接連寫

京東西非無瑰竒豪傑之士。而史冊簡略不詳。迨六朝以後。著述漸興。其人雖往。而頌其詩。讀其書。不啻親就夫人之側。而與之罄歎於一堂矣。沈子秋帆。工於畫。家藏古人之像。不下百餘種。暇日屬其摹得一十六人。彙成一冊。各系以贊。常陳於几案間。而古人之德容道貌。宛然常在心目間。名之曰尚友圖。所以志執鞭之慕也。

諸葛孔明贊

東方一士。史稱竒雅。高卧隆中。周知天下。不祚劉炎。精既謝有臣。如此弗一方夏。

王逸少贊

右軍清真。才識過人。文武兼資。料事如神。生不逢時。至寶沈淪。卽論翰墨。曠世無倫。

陶淵明贊

五柳先生。少游山澤。偶現宰官。不遑煖席。左琴右書。以永朝夕。心慕至道。弗為形役。

王摩詰贊

輞川居士烟霞成性刊落世華精修梵行畫既  
超凡詩亦入聖良貴在身肯汙偽命

陸敬輿贊

宣公輔唐槃槃大材繾綣從公宗社再綏艱難  
共濟安樂則猜忠州遠謫窮途可哀

白樂天贊

古之詩人忠孝為本長慶一編心存補衮微言  
諷諭不激不憤言之無罪聞者足警

歐陽永叔贊

歐陽永叔文章指南師法昌黎如青出藍金石

千卷平生所耽網羅散失史乘同參

蘇子瞻贊

眉山三蘇長公其尤心通六藝囊括九流華省  
非榮窮海非憂曠然天真與造化遊

黃魯直贊

熠熠坡仙奇才間生涪翁晚出乃與抗衡彼任  
自然此必加爭一時瑜亮孰能重輕

趙子昂贊

天水王孫少淪田野筮仕新朝位躋華臚守節  
達權士各有取微子歸周稱於尼父

王伯安贊

新建王公才兼文武宛轉封疆奔走禦侮惜哉  
大材所遇非主若在明時方叔召虎

沈啓南贊

鬱彼相城中有逸民優游林壑脫略公卿不慕  
榮利以養其真工書善畫朝野知名

文徵仲贊

衡山文叟古之端人廉以處世靜以修身積善  
餘慶子孫益振清門文采五世傳薪

顧寧人贊

世間處士上應少微求之當代此君庶幾著書  
垂訓皆治亂機謂王佐才夫誰曰非

韓元少贊

昭代文章首推文懿今文變古起衰式靡豈惟  
能文能斷大事國撤三藩公倡其議

朱錫鬯贊

朱子竹垞東南之美勤學稽古實事求是作為  
文章出入經史小碎篇章餘霞成綺

張迪民詩集後序

往余於乾隆己酉之歲計偕下第留京夏課寄居宣武門外松筠精舍與張子迪民近在比鄰晨夕過從修苔岑之好惟時江西劉君金門西蜀張君舡山皆以公車在京意氣相投無間也其後二十年宦轍分馳忽離忽合金門嘗謂人曰予交吳人甚夥所至死不變者惟張迪民與石執如兩人耳嘉慶中予與迪民先後歸田結社吟詩無旬日不相見見必清談移晷迪民好佛書精通禪理嘗云世人沈溺於名利之場

皆因我相存於心耳予曰公止此一語已得金剛三昧又述蓮池大師之言曰世人宦興濃則去官時難過生趣濃則去世時難過故常以放下二字懸於座右旨哉斯言其平生所存可知矣往有人問舡山作詩法舡山曰且讀佛書或徵其說曰讀佛書則識解自超人未有識解不超而能詩者也以此語印証迪民之詩乃得其髓矣今二三故人皆歸道山惟予一老頽然尚存收拾茂陵遺書此後死者之責也舡山之詩予久授諸梓而行世矣頃編校金門之集甫竣

事適迪民之令子光熊持其遺集屬余校定因為刪繁就簡裒然一編而題數語於卷尾以歸之

婁江送行圖序

竹香何公之治元和也。歷兩政矣。慈惠宜民風雅愛士。凡在幘幪內者。固已歌祝之道。光壬辰七月。將解元和之篆。而往治松江之川沙。夫良吏有善政。其遷也固宜。然士民沐浴膏澤日久。不無依依之思。爰屬常熟蔣生繪婁江送行圖。以申朱邑桐鄉之愛。而索予為之序。予維作吏之難。古有成言。而尤難者。莫如縣令。國家賦稅有常。經催科不如額。則考功之吏。執功令以議。其後追呼稍亟。則閭閻謗讟隨之。此治賦之難。

也盜賊之竊發也無蹤緝之嚴不免捕風捉影而人情以為擾緝而不獲又曰捕務廢弛此治盜之難也百姓鼠牙雀角情偽萬端聽訟者急則鄰於草率緩則多所波累嚴則近於酷寬則又慮其養奸此治獄之難也今公之為政也不虐熒獨不畏高明故豪門右族或有後言而白屋之民頌其慈惠公善聽訟而意常主於息訟奸人造無情之詞以聳聽輒不行或兩造集於庭公反覆勸諭之訟者往往感而不終訟此不矜察察之明而黎庶陰受其福者也歲辛卯江

淮竝漲泮水為灾流民避水衮衮聚於吳門大府籌所以安全之者公昌言曰此不可擾及閭閻也官當先為收養由是衆謀僉同分置其人於僧寺道觀禁止勿游於市每人日給錢二十俾謀食其後紳士有力者亦羣起而助之窮黎免於溝壑論者以吳門荒政為最善實公為之倡也歲值賓興公擇士之秀良者助其資斧俾就試其愛士又如此嗚呼余嘗觀古今之為吏者矣不汲汲於利即汲汲於名汲汲於利雖庸人亦知其不可矣汲汲於名必至違道以干百

姓之譽故為豁刻之行不近人情之事以取悅於一時耳目而其流弊有甚於嗜利者蓋嗜利之害在一時官去則害除沽名釣譽之弊流毒於後來無已時也我公為政不與人爭利亦不與人爭名事至而應之常有從容暇豫之致其亦異乎世之俗吏而巧宦者與予耄年伏處不與聞人間事而惜別懷賢情有不能自己者故於此卷發之非敢納交於父母之官也聊託於庶人之議云爾

方親母陳夫人壽序

嘗聞古來賢士大夫出身事主委贄升朝勲業著於當時聲名傳於後世固由德行才藝有以超越凡庸然當其馳驅王事夙夜在公之時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則所以贊飲之以底於成者蓋亦賴有內德之助焉維我親家有堂方伯少年抱磊落英多之才負光明特立之操乾隆己酉<sup>歲</sup>以選士起家仕於蜀其時西路適有廓爾喀之後大府覘公才即以戎務相屬事竣敘勞補梁山令嘉慶初蜀中白蓮教妖人作亂公督率

兵勇保障一方又勸民間築團練為堅壁清野之計梁山士民倚公若長城

天子知公名屢詔褒嘉遷忠州刺史又遷寧遠太守公始終未離梁山也尋夔州關守其地治戎方亟大府選擇難其人遂移公守夔未幾有旨擢建昌道大府又以夔無替人留公於夔直至軍務全竣然後去當公之守夔也予方守渝與公締交於戎馬之間傾蓋如故申以昏姻余以少女許字公之第四子由是以范張之交而結朱陳之好故於公家世德之長內政之善事

無鉅細無不盡知焉公之德配陳夫人賢似孟光才如荀灌與公鴻案相莊歷三十春秋旁無姬侍仰事俯育之任皆以一身肩之其事姑以孝其訓子以嚴當公在梁山時戎馬在郊風鶴之警日聞夫人從容坐鎮不動聲色籌糗糧以備軍儲傾筐篋以募戰士公時時率衆赴軍前夫人常居守焉及公由柏府而晉薇垣屢拜恩命事繁任劇不暇顧及私家夫人則儉以成公之庶勤以匡公之所不及有無黽勉內政肅然及公歸道山後夫人移家歸止金陵督課諸

子悉本於公義方之教今諸郎君以次成立或以才猷從政或以文章發科濟濟一門紹家聲而著時譽悉由慈闈之善教有以玉成之也道光甲午孟春之月恭逢夫人設悅良辰子若孫製錦稱觴詩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此風人之義也予髦年不克遠涉江湖登堂稱慶爰製斯文以申純嘏之祝是為序

12

